

辛 亥 劄 記

梅 川 居 士 述

民 國 十 八 年 六 月 發 行

叙言

曼殊閣梨誥予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所以警災棗梨者至矣、余不文、幸免于戾、何去年雙十節、江南晚報增刊、索余紀念物補空、余薄歷史觀、凡有書札文類具歷史性可寶貴者、輒棄置之、偶于破箠中、檢出辛亥日記殘本、湊爲劄記若干言以塞責、朝生暮死之刊物、初不期其行也、焉敢望遠、李君夷民、今于江南晚報停刊改組中、見手民無工可作、爲之彙集成冊、校勘付梓、

MG
K257.66
10



3 2169 5965 4

曼殊有知、應笑居士破戒矣、

中華民國十八年勞動節梅川居士贅于養蜂園

目錄

中部同盟會

上元來客

廣惠公司密謀

訪楊舒武

譚石屏來漢

八百元資金

黃土坡酒館

湖北新軍

湖北學生界

日知會

教育圖書社

羣治學社

四十一標

振武社

抱冰堂一瞥

黃鶴樓團拜

探視胡瑛

毀印

譚石屏赴長沙

焦達峯來會

盜菩薩

沔陽監學

四川爭路風潮

劉仲文來漢

雄楚樓

彭楚藩

五千元開支

上海訪問

炮營之變

八月十七日

八月十八日

彭劉楊三烈士供狀

八月十九日

南湖炮隊

督署機關槍與附近放火

八月二十日

諮議局開會

吃飯問題

馬臬司殉節笑話

清廷震恐

新成八協

漢口領事團開會

戰利品

淞江道上

漢口二十三日

張景良大總都督府

都督登台祭黃帝

教育會開會

都督府舉定職員

總監察劉公

出師大捷

軍紀嚴肅

湖南響應

海軍炮擊

張景良燒劉家廟

九江反

七日之戰

譚石屏回湘

焦都督出兵

黃興反攻漢口

馮國璋火燒漢口

盜殺焦都督

譚延闓繼任湘督

黃興拜將

湘軍

伯牙台

歸元寺

各省響應

清廷起用袁世凱

袁世凱殺吳祿禎

吳祿禎被害

袁世凱派蔡廷幹劉承恩來武昌

琴且口渡河

馮國璋偷渡漢川

楊璽章陣亡

漢陽失守

武昌會議

砲擊武昌

上海召集代表會議

黃興抵滬

彭家珍炸良弼

南北議和

鎮江訪問

金陵奪印

哈同花園集議

江蘇教育會選舉

總理回國

代表赴甯 林長民遇刺

公宴總理

中華民國紀元

選舉總統

總理就職

各部長提出及副總統選舉

附三月二十九日軼事三則

辛亥劄記

中部同盟會

辛亥前一年庚戌夏四月，余自仰光被放，展轉至日本。其時總理在北美，克強在南洋。東京本部，無人主持，形勢非常渙散。迄六月，趙伯先自新加坡來，會譚石屏宋鈍初林時爽張簡亭諸兄，日商革命進行事宜；宋鈍初主張長江革命，有組織中部同盟會之必要。譚石屏力諱其議。談次結果，由譚石屏年長發起，約定日時，邀集在日本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長開會於小石川區左宗遠寓所。鈍初指畫方畧，分幾步作法：從長江結合，以次推行河北，爲嚴密之組織，期以三年，養豐毛羽，然後實行，庶幾一舉而成。趙伯先性急，謂太迂緩，與會同

志，羣認革命爲犧牲品，想不到及身而可以收功全報。故咸主急進。最後由譚石屏提出「事權統一責任分擔」以不限時期爲原則。就此決議，分途進行，所謂中部同盟會者由此發端。其實當時并未組織任何機關，亦未舉出任何幹事，只有此一會，向長江突進耳。厥後紛紛回國，石屏鈍初亦先後抵滬，乃與英士木良贊丞諸人謀長江革命益急。迄辛亥，石屏抵漢，又提出中部同盟會如何如何？或在滬另有秘密組織，則非余所及知。

上元來客

辛亥正月，余在家忙慶上元節，忽有口含湘音客馳入。父母以余素好客，雅不爲怪。問其何自來？答曰自漢口。所爲何事？則出一封書，折閱之，乃係劉友紹襄函。稱有要事相商，速往漢口。余卽款客一宿

○翌日，着來人至武穴少待。余託辭告別家人，買輪赴漢，晤紹襄於俄租界寶善里廣惠公司。

廣惠公司密謀

廣惠公司，乃宋遜初先生屬張斗樞組織之密祕通信機關。表面營礦業，實則爲經營兩湖革命連動。余與紹襄晤面之下，不及作寒暄語，紹襄卽出一書，書係黃克強先生親筆，書中大意云：

吾黨舉事，須先取得海岸線交通，以供輸入武器之便。現欽廉雖失敗，而廣州大有可爲，不久發動，望兄在武漢主持，結合新軍，速起謀響應。

余讀竟，紹襄復告以此次由香港來，克強再三囑咐；併將派譚石屏先生至南京九江各處聯絡，不久准來漢口，相與商定着手結合新軍之法

訪楊舒武

紹襄與余，均離鄉日久，初到漢口，值禁網嚴密，幾尋不着一條路，找不着一個人，諸事無從下手。忽記起庚戌年在日本劉公寓所得友楊舒武；時劉公主同盟會屬下共進會事，舒武爲之運籌，以是年冬返漢，踵訪遇之，告以近事，舒武復介紹孫搖清等，事漸有緒可尋。

譚石屏來漢

正月二十五日，譚石屏先生到漢，聚商於其旅舍。譚先生謂：「余奉黃先生命，督率長江革命進行。南京，九江，已有聯絡。兩湖尤關重要。因黃先生與胡展堂趙伯先諸兄均在香港，各省同志畢集，決在廣

州起事。謀既定，款亦有着。最短期間，當能實現。兩湖宜急起響應。』并出八百元，交余爲運動費。復次談及中部同盟會之結合力，漸次彌滿，南京主任爲鄭贊成章木良等。九江新軍自南京開來五十三標，亦由南京主任通聲息，各應其成熟時機而定響應之先後。武漢宜加倍努力，言次甚激昂，在座均服其鑿鑿。

八百元資金

余既受克強之命，復由石屏而授方畧及資金，乃與舒武堯卿諸人商分配進行工作：先租一棟於漢口法租界長清里爲總機關；復租一室於武昌胭脂山爲分機關；又開一酒館於武昌黃土坡爲招待所；三門面撐開，而資金去其半矣。

黃土坡酒館

黃土坡位於武昌山前工程營與武建營之間，爲軍隊出入必經之小街。創設酒館於此，專食軍人，效法梁山朱貴酒店，爲結合新軍計也。是時堯卿想出一人名鄧玉麟者，以其曾入伍，近始赴十二圩，折函邀之歸。鄧欣然承諾。乃使主黃土坡酒店。給開辦費一百元。店開不一月，而食指大進，酒酣耳熱之後，鄧君微示其意，咸慷慨激昂！馴致向來因拘革命之志而入新軍者，各個爲祕密組合，彼此不相謀，舉由黃土坡而溝通聲氣。由此加盟者日多，形成一祕密公開之革命團，勢日見其彭漲。而酒店之命運，維持到四個月。則以八百資金不繼，瀕於倒閉！

湖北新軍

湖北新軍，數第八鎮，又一混成協。第八鎮統制張彪，豔稱張之洞之姑爺是也。混成協統領爲黎元洪。黎以海軍出身，隸程璧光部下。甲午之役，兵敗，奉提督丁汝昌命，赴日本獻降書者是也。之兩人者，爲湖北新軍主要人物，迄辛亥起義，一敗走爲逃將；一被脅爲都督；幸與不幸，若或使之，蓋亦奇矣。

湖北學生界

湖北自張之洞提倡學堂後，而新潮輸入，革命已伏萌芽。嗣復派多數學生赴日本，學陸軍者如吳祿貞等，已大露鋒芒。同時留學生創刊「湖北學生界」以鼓吹之。革命思想，因之勃發。內地入股先生亦以科舉停廢，出身無路，受鄒容「革命軍」陳天華「猛回頭」「警世鐘」之影響，逕行投軍者不少。於是湖北學生界而外，又有所謂秀才童生

之新軍：更別開生面矣。

日知會

日知會創始於何年，余未知其詳。惟聞曹亞伯黃吉庭等寄身于教會謀革命事。曹自長沙來漢，介紹美國聖公會會員劉家運（字敬庵）就聖公會內主日知會事。常假文華書院於星期日演講世界革命史事以爲暗示。聽衆中軍人學生，尤爲感動。迄東京同盟會成立，湖北分會長余城（劍儕）歸里，會同劉家運依日知會進行，勢益振。厥後風聲暴露，牽及新軍，湖北清吏，始有查封日知會之舉。迨內午萍醴失收，波及武昌，劉家運朱之龍胡瑛李亞東被捕，朱之龍死之，余誠走，而日知會之名實，因不復聞。

教育圖書社

余於乙巳偕蔡達生抵省垣，晤蒯立三時北皮等。其時蒯立三設教育圖書社於橫街頭，密輸革命印刷品；而時北皮家常聚多人談革命。迨丙午，由日本返鄂，則教育圖書社已被封閉，只晤余劍儕等，相與談劉家運被逮以後，而湖北革命運動，尙未完全中斷者，余劍儕諸人之力也。

羣治學社

羣治學社者，湖北新軍創革命，始有具體組織之一集團也。發起者爲士兵林兆棟，黃申藩，鄧玉麟，黃元吉，曾省三，梁維亞等。同時蔣伯夔（字翊武）自中國公學來鄂。入四十一標充兵，結識蔡大輔、唐

犧支，李抱良，鐘琪諸人，力贊其成；復由劉堯激，查光佛，創辦商務報於漢口，爲之樞紐。一方爲文字上喚起，一方爲軍事進行。猶記余在仰光得讀漢口寄到之商務報，以爲湖北有此一報館，革命黨必定有新組織。

四十一標

湖北新軍，步兵計有二十九標，三十標、三十一標，三十二標，四十一標，四十二標，馬隊砲隊工程營等。二十九標兵士，大多數爲旗人，乃控制新軍之中堅部隊。漢人入伍殊不易，但學生見習，則不在此限。兵士中之同志，以四十一標爲最多。庚戌夏（辛亥前一年），湖南「鬧米案」勃發，湖北「爭路潮」風起。兩湖形勢，驟臻嚴重。會湖南當局，請調湖北新軍入湘彈壓。湖北同志，本議於此時起事，由四十

標發動，屬黃申薌計畫；命陸軍學生孫昌復由漢口運炸彈進城，爆以爲號，未幾，事泄，張彪恐激成大變，不敢深究；於是黃申薌林棟黃孝霖等，得分途走滬走川。漢口商務報亦旋遭封閉，而羣治學，遂來一頓挫。

振武社

四十一標黃申薌等舉事失敗，商務報被封之後，劉堯激仍潛伏漢口未幾，本人亦投身四十一標，補充兵士，復結合同志，改組爲振武。鑒於前此之役，初不與外間通聲氣，以防走漏。查當時同志與謀，二十九標排長蔡國楨（卽蔡濟民），高尙志，見習學生甘緯熙，武庫，楊選青，夏一鳴，馬驥雲等。三十標隊長張延輔，兵士吳基（卽吳醒漢）、王憲章，萬國寶，陳復元，徐達明，王文錦，羅良

驥，馮中興等。三十一標李建中，曾省三，黃元吉等。三十二標孫昌復，單道康，馮扶青，李成牧，朱黃強，向海潛。四十一標蔣翊武，丁景梁（卽丁人傑），唐轡支，李抱良，楊玉鵬，蔡大輔，廖湘芸，李達五，章裕昆，王華國，曹珩等。四十二標張喜天，劉化義，丘文彬，曾漢城，祝制六，胡玉珍等。炮隊徐萬年，孟發成，黃鶴白，陳子龍，陳國楨等。馬隊陳孝芬，汪炳靈，錢升甫等。工兵營李乃斌，熊秉坤，金兆龍，方英，馬榮等。陸軍中學席正銘，雷洪，侯源英，謝萊等。陸軍測繪學堂李翊東等。皆青年英俊，極一時之選，爲辛亥起義之中堅。

抱冰堂一瞥

庚戌秋七月，新軍振武社同志以團體日趨擴大，不可無嚴密之組織，

乃利用星期放假，約集同志排二十餘人，在蛇山抱冰堂開一祕密會，制定機·營·隊·排·代表負責關約規程；大旨以排爲單位，負一排之責者爲排代表，負一隊之責者爲隊代表，營標以上，其代表責任綦重，由同志審查確實，公推一人負責，重行制定簡單口號以爲志。有此一集會，而部勒完整，進行益猛；未幾，一部分祕密外洩，楊王鵬退伍，振武社又不免受多少打擊。

黃鶴樓團拜

黃鶴樓上看翻船，坐觀成敗者也。然則登斯樓者之寄興與感想，當不可以臆度。辛亥正月元旦，蔣翊武孫昌復約集同志團拜於黃鶴樓頭，發成一文學社，蓋繼振武社之後，而以研究文學爲名，實振武社中之黨團組織也。因是產生漢口大江報。時胡瑛在獄，與聞其事，暗中爲

文學社之指導者。

探視胡瑛

余在武漢，出入於長清里胭脂山黃土坡之間。又常至大江報，得黃季剛等嚮導，詣武昌府監獄探視胡瑛：記由漢陽門入，宛轉至一曲巷，牆高壁削，冷氣逼人。行抵大柵門，季剛叩之，有老役應聲，見季剛似曾相識，不加詰問，開鎖啓門，引轉一甬道，復有關闌，啓闌落鎖，達胡瑛獄室，室空大而幽，幸有一小窗，可通光線。惟見胡瑛一人羈此室。初握手，驚喜交集。余見其束帶刑具，問之，則告以自移此監獄後，刑具漸除；并得朋友接濟，常存資給看役，徼彼優遇，起居通訊會客，均得自由，但不能逸出耳。復談及劉家運事，則嘆曰：敬安下模範監獄，名則文明，實則黑暗，身體上一切，極不自由，送衣

食被阻，送音信不爲通，常受非法凌辱（敬安卒瘦死模範監獄），殊可憤恨。余偕季剛在獄中，且談且飲，盡一日之長，比晚不可留，乃辭去。胡氏送至閘門，看役即將門鎖閉，胡猶倚閘欄而望，余回顧，不覺黯然！

毀印

湖北革命共進會，一依同盟會革命方略。豫定舉劉湘（後更名劉公）爲都督。劉英爲副都督，宋鎮華爲第一鎮統制。黃中鄉爲第二鎮統制。三四鎮未定人。刊成木印五顆及札委等。辛亥二月間，余在長清里，孫搖清出印札示余，屬余保管。余毀之。搖清疑余胆怯。余曰：在運動進行中，以結合同志加盟爲唯一要義。若事機成熟，義旗一舉，不愁印札書刻不及也。今若留此，萬一不慎，事洩被抄，有此證物，

累及某等，殊不值也。又出一大包黃色藥交余，余曰：此炸藥也。何自來？搖清曰：前年黃復生等攜來，乃與汪精衛陳璧君擬在漢口製炸彈，用以饗端方者；適汪等到而端方未來，汪等去而應留在此。余曰：此有用之物也。余藏之。

譚石屏赴長沙

二月初，譚石屏自漢口密赴長沙，召集中學校長曾伯興，馬隊排長劉文錦，授以湖南革命方略，約與湖北同時響應廣東。曾伯興提出意見甚多，譚曰：此時只有硬幹，那裏顧得許多。曾劉等唯唯受命。譚旋返漢口下駛。廣東三月廿九失敗後，湖南風聲破露，曾伯興校長，劉文錦排長，均相繼告假來漢。

焦達峯來會

湖南瀏陽焦達峯，少不羈，以學生在家而聯絡會黨。嗣留學日本警監學校，會川人張伯祥余晉城吳祥慈等以同盟會會員發起共進會，屬於同盟會之一小組，用意在聯合國內各處會黨，納於革命軌物。入會者須熟悉會黨情形始合格。焦達峯與焉。會員何其義，見其組織凌亂，介余加入，爲之釐定章程，澈底改進，依其班輩，分爲八部。時焦達峯年最少，舉任調查部長。焦熱忱任事，巋然見頭角，余之結識焦達峯者自此始。是年焦達峯聞余在漢，邀同楊晉康，鍾劍秋，熊心逸，及一般豪傑畢至，口與孫搖清鄧玉麟等奔馳不倦，狂熱勃發，若不知革命爲危險事者。無何，坐食山崩，資金不敷，乃與焦達峯商作盜菩薩一件公案。

盜菩薩

一 第一次拜神

廣濟縣西北隣蘄州，距余家八十里弱之洗馬坂，有達城廟焉。余有繼角交宅附近，閒嘗游其地；友人告余，內供金菩薩一座極靈應，鄉人迷信深，香火甚盛，余固識之而未置意也。此時革命資金罄，集議籌款方法，余告之故，衆大喜，必欲盜之溶解其金以爲用。又時值暮春，羣住漢口，湫隘囂塵，爭藉此往鄉間一遊。余曰：人多惹耳目，乃決議以余與達峯先往：當夜買舟下駛，抵武穴登陸，步行至余家，日已夕矣。余父見達峯，與語，大悅。晚餐後，告以目擊洪楊失敗之經過。達峯談興亦豪，幾徹宵不寐。翌晨，余父問余二人何往？告以至達城廟。余父微笑而不加阻止。命僱小車，爲余二人代步。中途經田

家河，過田梓琴宅，踵門趨候，田伯母見余率一生客至，驚喜交集，殺雞爲黍而食之。堅留宿，余二人再三婉辭，伯母許之。趨程前進，比晚抵達城廟；廟前有住民十餘家，半開香紙店，似屬吃苦薩飯者。余二人覓一店投止，店主婦饗余以粗糲，勉下咽，問臥處？店主婦曰：即在此。見無臥榻，問何以睡？則置一圓筐於食桌上，曰：此筐最乾淨，每日挪出晒東西，又平而軟，最好睡。余二人笑曰：好好！！乃和衣團伏。混過一宵。晨光乍放，余等即起，盥漱畢，見廟門大啓，乃市香紙攜抵廟首。牆高聳，巨寺也。入內三進，每進三大間；左廂有橫屋，所謂金菩薩者，位於中間正殿之左一神龕內，裝有玻璃門，門鎖，玻璃上又是油煙，又是幡幔，又是蛛網，幾不見有神相。先是余與達峯約，余辯已去，拜神時不便叩頭，君辯復留，請偏屈，達峯允之。誠惶誠恐，見像便拜。至金菩薩前，達峯端立，余燃燭點香，

和尚喃喃有詞，達峯拜罷，出香資一元給和尚啓鑰，瞻仰神相，和尚始難而終許之。啓門逼視，直一擁腫金囊駝！問菩薩由來？則曰歷年久，威靈顯赫，有求必應，故年年有人許願裝金。達峯以手探之，屹不動。和尚頻促客堂待茶，達峯恐啓其疑，隨入客堂，少坐而出，日已午矣。返店就飯，結束啓行，行四十里，暮抵漕河，乃一水陸交通之集鎮；行旅頻繁，商店亦不惡。余二人投一客棧，主婦頗瑰偉，饒姿首，招待殷勤，相與談天，笑容可掬。客棧例須共食，經達峯與之交涉，余二人特席，邀主婦作陪，主婦笑不應，余戲謂達峯曰：君得毋思演遊龍戲鳳乎？達峯曰：此非李鳳姐，乃孫二娘也。相與大噱！一宿天明，仍趲程返余家。時三月二十八日也。

二 三月二十九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乃黃克強先生蒼萃同盟會各省精英，持手鎗炸彈，率先撲廣州督署而破之之日也。不幸事前風露，攻入督署，而不獲清督，計出而攻他要署。蓋清督張鳴岐預匿于水師營，命水師李準率兵反攻，衆寡懸殊，勢不敵；當時戰死最烈者，福建林將軍時爽，四川喻將軍培倫，巷戰彈盡，被執不屈者林覺民，方聲洞與陳與燾諸同志，尤極一時之彥。故是役雖失敗，而革命黨之聲威大振，清廷奪魄，民氣發揚，迄八月十九武昌起義，而猶歸功是役者，其流血之價值，空前絕後，迥非故意誣蔑革命歷史者，所能加以評判也。記余是日與達峯，早起離家，晚抵武穴，候輪返漢。計必須盜得金菩薩。比夜深，而輪仍未至，於洋棚假寐，忽有電報局友人奔來密告曰：適接廣東來萬萬火急電報，我認爲奇怪，就在電機上打聽，係電武昌督署云：『今早亂黨起事被獲，查得湖北亦有人運動，須嚴加偵緝。』因勸余

赴滬，勿往漢口，余密告達峯，必欲赴漢；適上水輪到，倉卒登划，友人囑鄭重而別。翌午抵漢，諸友會晤，不及談達城廟拜神經過，羣云漢口今日各報，咸載廣州起事失敗之電，風聲甚緊，我等宜防之。越二日，報上將我等住所法租界長清里之門牌號數，機關人名，幾全揭出，我等乃分住於武昌。究竟清季官僚胆小，偵探亦不狡黠，所謂禁網嚴而不密，我等在武昌漢口，仍得出入自由，再作盜菩薩計畫。

三 二次入山

廣東既敗，我等實逼處此，進行益猛。黃土坡酒店，既非常旺盛，梁山泊夥計，自無量增加，勢將一觸而即發。願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雖說革命自然因糧，但非常基金，不可不畧爲準備。爾時牽財神法術，尙未發明。祇有拜菩薩金剛，求其舍身救世。無如菩薩金身，不善

走動，復商請達峯返湘，取黃巾力士來。達峯依議，回里調健兒，無何劉文錦來自長沙，查光佛亦來自鄉里，各談運動經過，擦掌摩拳，約聚一番會議，決定以武昌爲發難地，議成，談款事。余曰：八百元資罄矣。無以爲繼。故前次商盜金菩薩，余與達峯走一遭，今候達峯返湘，取得健兒來，便再行事。查君慨然曰：事急矣！不必候達峯，曙汀固孔武有力者，此去當可計取。羣問計將安出？查君曰：距達城廟二十里，有三角山，屬蘄州名勝。盛傳有奇溪，產綠毛龜。龜以小爲貴，賜號金錢龜。取下置之於大金魚缸中，則見滿缸水綠毛漾動，呈碧綠色，富室爭寶之。今殊不易得。我等若入山，多探得綠毛龜買之，亦無本利市也。羣曰：目的殊不在此，閒話休題。查曰毋急，三角山上有寺觀，現在我輩中入，沒瓣子者多，到山上去，咸認爲和尚，我等藏身寺觀以爲窟；下山至達城廟，一夜可往返，儘可於夜中請

菩薩金身，同上三角山，安置老君煉丹爐，用九九玄功，化成金丹，形骸不留，攜帶甚便，豈不妙哉！羣拍掌稱善。時四月下旬，復偕劉文錦查光佛等買舟，此行不到武穴，至蘄州城卽上陸，逕奔三角山。

四 三角山結寨

余等罄一日足力，抵三角山山麓。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四顧躊躇，有莫知所之之概。有牧童騎牛背迎面而來，問上山有幾何路？牧童揚鞭而答曰：二十多里。余等不得要領，依途前進，迄半山而露宿焉。翌早攀石附藤，凌絕頂，奇峯隱伏，雲海翻騰，大觀也。余等狂喜過望，而腹枵不可耐；方覓寺求食，忽聞叢林中，隱約有讀書聲，跟蹤尋探，不意獲入故友之山寨。故友開門出迎，訝余等何來？見余等有菜色，急呼家人饗以早點。余等不及盥洗，率以手撮食之。故友亦解

人也，不以爲失禮。食竟，請盟。故友夷然曰：兄輩中我雖有未謀面者，想均係好漢。此行當來入夥也。我等同聲曰：自然，但不畏豹子頭來火併。故友曰：余非王倫！相視大笑。自後互相介紹，彼此通名，劉曙汀始知故友爲陳愚溪先生。愚溪以曙汀來自湖南，不遠千里，罄山寨大塊大壩，堅留信宿。余等深感愚溪之亢爽，且稔知其世家：先人曾官於粵，置田宇爲子孫計且厚。愚溪少讀書，酷嗜墨子學說，平等博愛，稟諸天性。迺先人見背，稔知佃農之苦，卽將先人所留遺產，實行開放，以其田分給佃農，不取租課，同時解除佃戶之名，而收耕者有其田之實，以故家中落，土豪與冬烘先生羣嗤愚溪之愚。愚溪初不爲意，躬率家人，在三角山墾殖，藉以自給。三角山一帶之農民，咸敬仰愚溪。識者目愚溪爲先覺之實行社會主義者。

五 三角寺參禪

余等在愚溪山寒信宿，自覺款待優渥，騷擾不堪，又此行目的，礙難相告，乃鄭重言辭；繞山西北行，聞潺潺聲作，突見銀河倒挂，羣撫查君之背而笑曰：此下定有金錢龜，盍往拾之。查君曰：唉！毋謔。以彼險峭，一失足成千古耳，焉用龜。復緣曲徑，詎已通幽，偕犬禪房，宛然在目。山門額上之三角寺，固斑斕可考也。相將入寺，揚聲呼和尙，少焉，一龍鍾老僧出。對余等張望：髮是剃度過，而長衫短褂，全不像出家人，似俗非俗，似僧非僧，呆立不知所措。余等不待許可，逕入內室，安放行担。隨喜上方至廚堂，見一中年比丘將炊，余等問有米乎？曰：不多。有菜乎？曰：祇有蔬。有酒與肉乎？曰：下山可買。余等出資，囑其下山買米與酒肉。比丘以告老僧。老僧知

余等非純掛單者，始夷然。令比丘照辦。余等終日營營，探路徑，安爐灶，老僧與比丘固莫名其妙也。一住經旬，而計不克售，資斧亦將罄，焦急萬分，忽有知友聞余等在山，約至其家度端午節。

六 端午又拜神

余友宅於三角山西南，達城廟之東北，距達城廟祇隔一小壠，余等應召而往。鄉俗是日都拜神，友人約余等往觀，達城廟和尙以吾友爲檀越中之紳董，又見余等面生，款以茶點，復引導數畢羅漢、參過菩薩，相將遍視：似乎菩薩面貌，與前次所見，越是籠統，越是肥胖，若欲獻身爲余等壽者，徬徨不忍去，奈終不能袖歸，祇有待諸異日。心計已定，同返友宅，享盛饌，爭相豪飲，由日午至日晡。期以夜間乘酒興，一舉而移金剛上山。友人頗知余等之動作，相視而笑。比撤饌。

，而天氣暑熱，鄉人皆露坐納涼。迨余等再至廟。而廟門口之南京城隍北京土地者吃吃不已。廟內燈燭輝煌。余等無下手處，廢然而返，是晚卽宿友家。吾友爲誰，則今已物故之張梅軒先生也。

七 第三次出發

余等自從張梅軒家返漢後，仍從事新軍團結與調護。因新軍中團體日益發達，文學社與共進會，固有分途并進之精神。然常發見有抵觸之點，乃由劉堯激陳鐵侯等，邀集蔡濟民王憲章一般代表，開會於機關部，爲之劃分權責，結果極爲圓滿。六月初，焦達峯率健漢來，言返湘耽擱二月餘，四處調集頭目，示以方畧，令各回原地，准備與武漢同時并起。據各地報告，防營保甲，均多通氣，組織日趨嚴密，進步非常迅速，只是款無着；余同來大個子均好身手，此行定取得金菩薩

出山，作霖雨蒼生之舉。衆軒渠鼓舞！余乃典質，籌備行資及應用武器，交達峯等一行八人，於六月十四晚發出，此行不由蘄州，逕至巴河登岸，日行四十里，至洗馬坂。已是六月十五日。天晚，達峯等入一飯店打火，問由此處至達城廟幾何里？店主曰：十五里。問途徑，則云只有一條驛路。達峯識之。

八 分班

達峯問明途徑，飯畢，忽陰霾四合，驟雨將至。達峯默祝曰：天助我成功也。呼店主計飯資。店主曰：天黑將大雨，客等可留，前進無宿店也。達峯曰：有事須趕路。店主屈指曰：菜不計，酒飯共得三百五十四文。達峯給洋一元。店主曰：洋價九百二十文。須找五百六十六文。如數換訖。達峯命給五十文小帳。店主喜過望。（可見當日生活

度程低廉）一行出店，未數武，大雨如注，羣奔一土地堂避雨，達峯曰：達城廟離此不遠，可分兩班走，一班走大路，一班走小路；分攜應用武器，以夜半會齊，自率一班向大路走，且行且止，抵達城廟，雨歇而月出矣。廟後有一小山坡，坡之右有一陂塘，達峯等伏山坡下，靜待小路一班到，計由前門闖入，公然行劫！忽聞前門人聲嘈雜中，似有拳腳聲；鄉人在溽暑中，感房屋狹小，多露宿，遇雨則不得已而入室，雨歇則仍復出，其恆情也。達峯以一班未到，不復走前門，乃就後山坡逼近廟牆，命出錐穴壁，詎壁厚，良久始穴洞，磚落有聲，幸無聞聲而至者。

九 鑿空

打穿後壁以後，達峯以手量之，穴孔可容身，命以次捱入，見案上神

燈，熒熒猶未熄，爲之添料放明，沿天井至中殿，則將各案神燈加亮照耀通明；達峯自持刀守住其橫房，通和尚宿所之門，命一人守住前門，二人將金菩薩神龕斬鎖開關，玻璃乒乓碎落，響震屋瓦，則聞前門人聲少息，而和尚反哼哼不已！二人手攀菩薩金身，似有所戰慄，許久絲毫未動，達峯叱之曰：何笨乃爾！速攀下。一人曰：余頭暈，掌力不能攀，莫非菩薩有靈乎？達峯曰：胡說！我來。上前握其頭，亦不動。達曰：真個有靈乎？以鐵錐鑿其空，搖搖者再，復盡力掀之，菩薩轟然倒地。卽命三人儘力牽曳至後殿，出大斧尸解之。一人曰：大斧在走小路一班身上。達峯曰：可用錐與刀。三人交相鑿，迄不能解。久之，斷其一手，及零碎小塊。達峯命整個送出洞口，挾全身以走。比出洞，天將曙，鄉人早起，有巡隴畔者，達峯曰：敗矣！速裹起，投於陂塘，毋令鄉人見也。後此有機會，可再來取。三人從

命，金菩薩由刀劫而入水劫矣。達峯等啓行，中途遇彼四人，達峯怒斥之曰：爾等大誤事！速出包裹衣服，換余等之溼衣，以免不雅觀也。散落前行。

十 遇差

走不上數里，見田畔間鄉人奔走相告：達城廟金菩薩，昨晚被大盜劫去，和尚已鳴鐘集衆，四處追尋，我等當赴廟問訊，並預備香紙，爲菩薩壓驚。霎時善男信女，紛至沓來。齋婆有中途伏地泣拜者。達峯等分途疾走，恰遇路旁茅店有賣蒸饅者，羣以經夜操作，又疲又餒，爭歇下索茶食。達峯曰速食速走！否則鄉人追來，我等皆口音不對，必被詰！若動起手來，衆寡殊不敵也。一大漢應聲曰：毋妨！焦大哥偕鄧哥及五弟六弟先走，我等守後。達峯許之。大漢四人坐茶店，且

嘆且息，漸次打盹，倦極而入睡鄉矣。適有糧差數人過此，見四人，寐，狀貌粗蠻，體格高大，決不是本地莊家人。又見其茶棹上包裹，包法與放法，不是江湖上行家，遂出其一呼二詐之慣技，大賊捉強盜，四人夢中驚醒，大漢怒目而視曰：誰是強盜？糧差上前曰：爾等是強盜。一糧差顯身手，以掌擊其弱者，思伏之，弱者騰逸。大漢見動起手來，遂亦飛拳舞脚，以臨糧差。數人率出鐵尺，專擊大漢。大漢赤手應戰。繞茶店閃鑠，糧差不能近身。茶店老板再三呼曰：毋將我茅屋打倒！糧差等逼住大漢，回頭見餘三人俱去，只餘大漢一人，思以武力制之，必互傷，乃謂大漢曰：爾是好漢，卽就縛，跟余至州城，包管無性命虞，否則呼鄉人來，爾命不保矣！大漢曰：我非強盜，爾等又無官文，何得憑空捉我。糧差曰：適從達城廟一帶催糧，聞鄉人洵洵，達城廟金神薩被盜，聽汝聲音，絕似湖南土腔，遂集於此，

非盜而何？大漢爭之不得，默念只此四人，中途還可對付，若在此糾纏，反爲不美，於是就縛。呼曰走。糧差曰：且慢。相率閉置大漢於土室。大漢悶坐，聞糧差喃喃私語不可辨，久之無聲。蓋糧差欲挾置此人，赴達城廟求賞格也，以一人與茶店老板在土室門外守住，三人返奔達城廟。大漢乘間，扭斷繩縛，踢倒土牆，望曠野飛遜。比守住者察覺，而大漢已不知所之矣。

十一 盤底

大漢免脫後，糧差大悲，命一人先奔漕河鎮各飯店關照，不許容留口音不對之生客，各飯店奉命唯謹。達峯等四人在途，又不知守後一班之闖禍也。安步抵漕河，投前此經宿飯店，小二等聞其音缺，則曰，客已滿，請他往。達峯詫之！逕問店主婆，店主婆亦曰沒有空。達峯

告以某月某日，曾經一宿，談及若店房東，乃陳家壩好友陳二少，此行因訪陳二少，復過此，毋恐，陳二少可作保也。并出洋五元，給店主婆，先爲食宿費。店主婆見錢眼開。即呼小二曰：此客人係陳二少朋友，可安置後房。無何，糧差羣至，對達峯甚注目。達峯相彼輩非善類，命鄧二以「海底」與之談交，漸接近；達峯出資沽酒，呼糧差共飲。鄧二一舉手，一開口，純是江湖密訣，糧差亦以密訣應之。酒畢，鄧二復呼擺燈，遍享糧差。糧差興起，乃將中途所獲大漢事，一一告之，并出所獲之包裹，檢出電燈錐斧等物。曰：此非公等所有乎？公等走江湖，須曉當地習慣，敵處習慣，與湖南大同小異，此間因達城廟菩薩被盜，風聲甚緊，陸行殊不易，我當爲公等策安全。臥談幾達天明。糧差囑賣草紙兩捆，束一包袱式，并示以背篋手提落店安放之法。曰：如法炮製，走盡蘄州，無或欺也。并爲之僱小舟，巡放蘄

州城，達峯等致辭而去。

十二 賠折

一葉扁舟，沿州河而下，臥嘗野景，興致勃然。晚抵州城，舍舟登岸，鶉聲漁火，掩映成趣。祇我輩黨人，總不免舉目有山河日異之感。而顧念及大漢一行，尙無音信，又不覺焦急萬分。遂入洋棚，問上水船何時可到？答以夜半；相將期待，適一人出呼小販就食。遠遠望見四人，迎面而來，近視之，則大漢等是也。率問焦大哥在否？答曰：在洋棚。乃同入。達峯見大漢等，安慰數語，問何以遲遲？各述經過，達峯曰：汝輩貪食貪睡，致有此失，若革命臨陣時，如此貽誤，當以軍法從事也。衆唯唯！夜半輪響，爭附小舟登輪。天明抵漢皋，經漢關郵報業，座有嘲達峯等爲致金菩薩者。達峯憤然曰：豈有此理！

余則笑賤了笑人文拆矣，周郎儻有此失，何況我等。謀事在人，成敗可不計也。相與一笑而罷！

沔陽監學

一部革命史，在祕密期中，往往有會逢其適之佳話。沔陽監學者，乃辛亥革命之二段謔而虐之因緣也。監學屬女性，以女性而充監學，在清季爲事實上所必無，今乃以沔陽監學著名，其中必有相當之長歷史，非可一蹴而幾也。監學母爲粵產，寄藉沔陽，幼而聰穎，豆蔻梢頭二月初，嫖娼出羣，沔陽學子涎之，常至其家茶話，女母因此獲資，益誨安以招待術。無何，名大噪，沔陽勸學所長梳籠之，往來頗密。而三般學字，每遇勸學所長在座，則逡巡不敢前，相率錫「沔陽監學」徽號。因妒生恨，而魔事作矣。

先是女幼字丁姓，丁固回教徒，以賣燒牛肉營生，長雖成婚同居，而一頂綠頭巾，公然戴上，絕似武大郎。未幾丁某暴卒，回教徒以謀殺親夫罪控於官。河陽學生中有俠少，倉卒挾女私逃，夜憩荒郊，女以足痛甚，又恐天明追緝至，終不免，不如自盡。俠少勸不聽，乃就身所帶之鴉片食之，伏地待斃。迄天明，卒不死。足痛亦未減。復起與俠少分途走，以避耳目。女神經中似聞追捕聲甚急，躍入水，服皮裘故，不沒。俠少趕至，以手援之。厥狀甚憊。女臥地謂俠少曰：感君厚意，但余一弱女子，素未出縣城一步，今逃至此，莫知所之！逃不獲就縛，更萬無生理；丁某固非余殺者，自首或可減輕，決返縣自首。俠少憑一時情感，見鄙人四集，爭來問訊，計無所出，惟有嘆息而已。女子于至縣，逕投縣署，官升堂，畧加審訊，命繫之獄。

河陽監學，既自首入獄，丁姓復追控，經縣官提訊，監學涕泣陳寃，

情詞悽惻，原告等亦俯首無言。官判候詳訊，初未加以肉刑。是風一出，沔陽學界全體，爭相營救；勸學所長尤自特別設法。有邑宰公子曾隨學堂教習，親監學顏色，亦心動而未敢染指者，聞監學入獄，胃胆私赴監所一探。獄吏以係大少爺來，不敢有所阻撓，導至女監房。監學出見，手鐐足鐐，行動殊不自由。凝睇含涕，默無一言。公子慰藉甚厚。出監以前狀白於母。母責之不應有是言，尤不應有是舉。公子再三哀求，并自矢無絲毫壞意。母心慈爲之動容，許言於其父。沔陽邑宰以迂黷名，而於夫人則不敢稍拂其旨；一日邑宰退堂，夫人問近日有無爲難案件？邑宰曰：民刑案固多，無關緊要，只有丁氏媳謀殺親夫一案，堂訊二次，犯婦呼冤，余見該犯婦年不滿二十，而言貌文雅，絕非殺人之人；又曾探訪過，街頭巷尾，均嘖嘖道犯婦不置，然而係一種倫常案，余不能作主，擬將案情申詳上司，看上司如何發

○夫人問曰：詳文已發否？邑宰曰：司爺稿已擬就，在簽押房，候余詳閱後書行，便發。夫人曰：站在公門好修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既見該犯婦非似兇妬之流，何妨保全一命。邑宰凝思再三曰：案不能擱下，只有從中和解，犯婦命可全。夫人曰：如是，詳請緩發，稍待幾日，看有無人和解。邑宰唯唯！

邑宰與夫人於退食間所商對監學事，公子已竊聽無餘。翌早候乃父到簽押房，復乘間問母，母曰：只有向原告求和，但此事你決不可聲張，并不可示意，恐上峯覺察，於汝父前程有關。公子唯唯！隨出至勸學所。勸學所長出迎。無意中談及某某和解問題，勸學所長若不知有此事者，願左右而言他。公子會意，告退。勸學所長即請調人密向回教徒緩頰。回教徒曰：丁某本無用，死不足惜，但既願講和，非以千金爲生者安願爲死者誦經不可。經關人往反勸解，卒以四百元銷案。

監學當堂發配，狀詞一上，官即批准。於是傳原告及監學出庭，是日觀審人爲之滿。堂諭宣畢，原告具結。羣集視線於監學之一身。忽書吏高呼曰：犯婦發配，須給官價二十四元，誰願領得？有人應聲跪上曰：小人願領。隨具領狀，并獻二十四元。爭視其人，有知者曰：此新隄富商王某也。一鼓退堂，原告先去，王某領監學羣衆簇擁而出。沿街觀者爲之塞途。戚相率私語曰：若個好女子，恐此人不配享受也。

天生尤物，若故甚其磨折也。汝陽監學既隨王某至新堤鎮，其母本擬往依之，後探知其有主婦，王某固偏寵，常有袒監學，而私濟其母。主婦益思去之。商某鄰右潑辣者，鄰右授計：不如乘丈夫不在，賣給船上販賣大白者，令其即日攜逃，若丈夫歸時問及，則曰彼借私奔去。丈夫尋不出左證，自然無事。主婦是之。依計行事：遇監學一反

其所爲，冀儼丈夫之愛護也。然王某久不離店，主婦性急不可耐；又聞潑辣，一計不行，請生二計？潑辣尋思良久曰：只有：；潑辣不語，主婦逼問，則曰我看那人每早必食豆漿，就此可以了事。乃出一紙包給主婦，附耳語曰：如此如此！主婦大喜。翌早搽和豆漿，照例送至臥室。監學方事櫛沐，聽其擱置。適逢王某早起自外入，見豆漿熱氣騰騰，問何不飲？監學曰：余尙未盥漱。良久，腹痛思臥。監學爲安枕席。出告主婦。主婦見監學無異狀，知計不售，憤然曰：讓他睡罷。初不疑豆漿之下咽也。監學固慧而黠者，見大婦神色，知豆漿有毒，王某果因此不起，主婦必鳴於官，控余毒斃，爾時禁不起重犯罪，將無所逃矣。乃乘間逸去。白於其母，卽偕其母奔江邊，附小舟馳漢口。

監學趁舟至漢口，各攜小包，隨衆上陸，則見街中巷角，人山人海，

擁擠不堪，母女悵悵無所之。就僻處小憩。母曰：偌大地方，又無認識，將焉往？我輩倉卒逃命，攜資無多，勢必流爲乞丐；不如尋一小院，作賣身生活，或可得良緣也。女默默無言，聽母作主。復啓行，尋至半日，不得其門而入。少焉，見門額上張有花院字樣，女曰：此其是矣。促母入問。院鴉畧詢來由，母詭辭以應，院鴉拒不納，呼快去！母女垂喪曰：漢口真惡社會也。將奈何！忽有形似學生者來，對監學熟視，似曾相識者。偕至稍僻處，問曰：君非某乎？何來此。監學略告以故。某學生曰：漢口居大不易，同我至武昌假一小館，當召同鄉同學，爲君謀之。監學大喜，卽偕渡江。某學生將其母女館朋脂山下。奔告同鄉同學，爲之歷驚。次日復醮金送女入學，女自此，獲解放爲青年女學生矣。無何聞新隄王某某暴卒，主婦以監學已逃，無所歸罪，乃託辭病死，鄰右亦不敢聲張，相安無事。監學本聰穎。

入學後，課績殊不惡。沔陽勸學所長得訊，嘗來武昌慰問，間補助之。余識監學在胭脂山下，介紹人則胭脂山機關分部主管二楊先生也。

四川爭路風潮

盜菩薩失敗，籌款法無着，窮變則通，事有必至，達峯等以次返湘，別圖良策；余與舒武搖清炳三及新軍同志，惟有從困苦中，鞭辟近裏。雖湖北當局，緝捕甚嚴，對余等毫無所覺察。會聞四川爭路風潮大起，組織四川同志會，抱光緒萬歲牌，向清大吏作切持示威運動。海吏無可如何，其發洩洵大若將勃發。湖南由紳學界及達峯等指示，繼起響應，民情激越，至國震動。獨湖北爲川粵漢鐵路中心點，當時以清吏壓迫緊張之故，寂無所聞。而向來輕視湖北人之輿論，又復大減。一部發無聊紳士，欲接踵川湘，假作民衆運動，以張體面，系懸礙

我等之進行，暗神破壞，故示鎮靜。究不能殺清廷對四川爭路風潮之注意，備派端訪來鄂，率湖北新軍四十二標入荆，彈壓。湖北四十二標及繼四十一標而組織之同志，朝氣尙甚，彼等密謀至荊州宜昌之間，斷段端方而獨立，塗初無所聞，繼有告余者，余力加阻止。理由以革命策畧，最上在國都，次在省會，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成固收功，敗亦有價值，若只由一地方舉事，成敗姑不說，而影響甚小；况現在新軍同志，除四十二標外，中堅仍在武昌，我等前所決議，以武昌爲主動，已通告各地，今若變更前計，恐事不成，而累及武昌，則余等革命之基礎破壞，以後殊難着手。同志以爲然，相戒四十二標同志勿輕動，各依議而行。

劉仲文來漢

劉仲文，初名湘，襄陽人，以資產階級而從事革命運動者。固與會黨有往來。留學日本，投身同盟會，性愿厚，會張伯祥等入內地，共進會同志，以其資可利用也，乃推之爲領袖。共進會在東京復活，仲文有力焉。辛亥前一年歸國，受家庭束縛，頗鬱鬱不自伸，會清廷有旨，於廢科舉後，別開生面，舉考留學生，獲選者分級賜出身，時人所謂翰林進士舉人，而加以洋字徽號者也。仲文家庭得是訊，命仲文上京應試，仲文因此要求，萬一不第，則須納粟捐道銜，否則不去。家庭許之，預備白銀五千兩，仲文得此，星夜來漢，同志聞仲文來，舉迎之於道左，延居武昌，以便就近商榷。仲文甚沉默，初不得要領，久之仲文微露來意，計須入京，同志阻之，知其囊中有金，思計出之，充發動費。初不敢取威劫手段，乃由楊玉如定計：介紹見沔陽監學，井密告沔陽監學，須得如此如此。沔陽監學既入學堂，又嘗受革命

黨薰染，革命性亦煥發，且緣此得從一而終，如紅拂之奔李靖，個人好事亦解決，欣然同意。於是見仲文，往來甚密，仲文竟納之，卜居雄楚樓，約楊玉如夫婦同寓，時在七月間也。

雄楚樓

劉仲文楊玉如同寓後，雄楚樓卽成爲一機關，同志朝夕過從，商戴仲文爲湖北革命領袖，仲文固有此志，而時機急迫，曾不慷慨出囊中白鏰，沔陽監學亦不得聞。一日集商於搖清寓所，羣呼負負！憲兵同志彭楚潘後至？相告之故。彭君曰：是不難。我去包辦得到。復問東京同盟會各種祕密刊物，如革命方畧等，仲文持有底本否？答曰：有。彭君曰：計在是。請玉如兄向仲文索是本，多抄幾分以便交負責同志。是晚星期，余當請假訪仲文，白金可取也。衆大喜，分途準備；玉

如回雄楚樓，向仲文索革命方略抄寫。晚間彭君服憲兵制服到，先訪
玉如於樓下，將所抄之底本攜去。玉如樓訪晤仲文，正色語之曰：我等
新軍組織，已充分完備，行將發難，只以無少數基金，絕對不能活動。
汝聞君攜白金五千兩，將北上納官，想非君初志。若出此資供發難費，
遂其價值奚啻一道臺頭銜。君若幡然，則吾持此證據以憲兵資格告發。
汝是舉將君捐之紅頂先戴於我頭上矣。仲文諾之，請彭君坐商，并舉
留彭君一宿。關於發難之事，籌備甚為縝密之計畫。

彭楚藩

彭楚藩，幼習舉子業，得天獨厚，爛文詞，工吟詠，試輒冠軍。科舉
廢，入憲兵學校，畢業充憲兵班長。又富革命性，與余等結識以後，負
聯絡糾察各營標之責。同志在新軍者，咸敬仰之。少有不馴及不軌舉

動者，都爲之斂戢，故團體發達，而風聲不外露，即偶露而長官覺察及之，以問憲兵，彭君每爲之掩護。余等自由活動，而不觸網羅者恃有彭君爲之盾也。當晚晤仲文結果，仲文出匯單，彭君曰：我輩得銀五千元銀已足。餘仍交仲文供日用費。衆是之，交由機關部會計李春萱渡江劃兌。

五千元開支

李春萱兌銀以後，款已有着，即席商分配之法，當決定三事：一、就武昌城內擇要多開旅社，平時通聲氣，有事即爲集合點；二、就漢口分租密室，集合同志製造發難臨時應用之爆裂物及旗幟文告等；三、派人赴上海置辦手槍，并請黃克強宋鈍初譚石屏諸公蒞漢主持，當時承受赴滬之任務，楊玉如及余也。

上海訪問

余偕楊來滬後，初訪宋鈍初於民立報，次訪陳英士於馬霍路，再訪譚石屏於北四川路，報告湖北近事，并請英士代購手槍，由湖北籌來洋一千元交之，英士慨允辦理。連日在英士寓所，召集上海機關部會議，決定南京上海同時發動，令余詳述事實，函報香港，託呂天民攜往，請黃克強速來，宋鈍初譚石屏均準備同時赴漢；詎胡瑛在獄，密派學生岑偉生持書來滬訪鈍初，索炸彈，鈍初問余可否給之，余曰不可。初不知胡瑛給鈍初之書，有痛哭流涕，極言湖北之不能發難也。故鈍初聽余言，疑信參半，但亦不輕以炸彈給偉生，恐中途不慎，危險及之。寓滬一星期，已是八月初旬，迭接漢電促返，予日間英士之手續，及鈍初之行止，均未備妥，楊玉如乃先歸，余留滬越二三日，而

武昌南湖砲營之事變作矣。

砲營之變

辛亥八月初八日，南湖砲營同志孟發城等爲同志軍有赴川者餞行。羣英聚會，酒酣耳熱，計以是時卽發難；飲至晚間，拖砲出，轟然一聲，全營震動。砲營營長姜明經，固爲同盟會會員，雖未與聞我等新軍之密謀，而亦知革命事，終有一朝爆發者，乃出而力加阻止：以砲營勢孤，隔在城外，近與馬隊逼處，武勝門外愷字營混成協亦距離不遠，若城內出兵，包圍夾擊，則事必敗而犧牲大，不如靜而待時。同志有軟化者，唯唯聽命，仍掩息入營。次早姜明經以兵士某酗酒滋事報，開除一二人，掩飾過去。漢口機關部得訊，恐閱久而銳氣消沉，召集一會，定中秋起事。蔣翊武爲臨時總司令，孫搖清爲參謀長，蔡濟

民爲總參議，吳醒漢、徐達明、王憲章，張廷輔、王文錦等爲參議，陳磊、謝石欽、潘善復、丁笏堂、沔陽監學等分掌機務，鄧玉麟、李作棟任傳達命令，舉事時以左膊纏白布爲號，計已定，再電上海命予促譚宋諸公駕。予等在滬聞砲營變訊，益着急；初以英士手槍未辦妥，延至中秋日，再與英士石屏催鈍初，允於翌晚同起程，迨十六早，余趨至民立報問鈍初，鈍初則感冒未起，答以今晚恐不能動身。

八月十七日

漢口機關部，晝夜操作，出入頻繁，風聲外播。大江報被封，詹何等入獄。是晚孫搖清等在俄租界寶善里，取前此存留之黃色藥，製炸彈，不慎，轟然一聲，響徹街衢。搖清被炸後，傷及面部，卽由後晒臺蒙面奔入日人同仁醫院，餘亦相率走避，迨俄警跡聲而至，圍其無人

，將所有名冊，文告，旗幟，印信，彈藥等，概行搜去，報告捕房。俄領以案情重大，轉報漢口警察局。漢口警察局得訊，以電話報告武昌巡警道。巡警道即電命搜捕，當夜即破獲漢口機關數處，劉仲文河陽監學同志三十餘人皆被捕。

八月十八日

漢口機關破獲後，名冊移武昌，清督瑞澂、統制張彪、督練公所鐵忠等大志。召集軍事會議，閉城大索。同志在新軍者，人人自危，而以緊密戒嚴，禁止兵士請假，不能互通聲息，乃各自爲謀。無何，楊宏勝在學社機關部被捕，憲兵彭楚藩及劉堯激蔣翊武等正在一機關會商急發，蔣翊武主走避，劉堯激拔手槍止之曰：事前公舉兄爲臨時總司令，寧急應負責。若兄畏死，請先領予一彈。彭楚藩急止之，正待下

令，而邏者追至，劉堯激挺身出，擲以炸彈，而彈不發！遂被執。彭楚藩、蔣翌武登晒台，冀越牆逃，甫落地，亦爲後門步哨所執，同解至巡警道署。彭服憲兵制服，當跳下時，頭破血出，故被監視甚嚴，蔣服常服，狀若傭役，跳下亦未受傷，警察覘之，得以乘間逃脫，走避岳州。

彭劉楊三烈士供狀

彭楚藩、劉堯激、楊宏勝、三同志先後被捕，分受研訊，備極慘毒！彭同志素筆書供詞，怒叱瑞澂、鐵忠等，歷數其罪，并云：韃虜入關之後，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下荆髮令，興文字獄，建「駐防軍，殘賊以逞；最近親貴用事，賣官鬻爵，失地喪權，猶持「甯贈友邦勿與家奴」之卑劣手段，斷送我大漢民族於萬劫不復，我黃帝子孫，不忍見我民

之族淪胥，伸革命救世之大義，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爾等若非冥頑不靈，亦當從而反正，胥享民主共和之幸福，予當在革命軍前，爲爾等請命，當不失爲革命元勛，爾等不從，噬臍無及！今必欲殺予，予既從事革命，個人生命，早付犧牲，死固不畏也，可速死予。瑞澂等相顧失色，復訊同謀者何人？彭君曰：革命爲余個人天職，不知有同謀也。以次提劉堯激，堯激湖南人，素激越，不待下問，卽罵不絕口。瑞澂等只有恨恨。復問楊宏勝，宏勝以兵士出身，性粗率，雅負梁山泊好漢之名，任何拷訊，堅不吐同志一人。瑞澂等訊畢，怒擲筆於地曰：殺！殺！殺！於是彭劉楊三烈士，乃從容就義於督署門外矣。

八月十九日

彭劉楊三烈士就義後，武昌異常戒嚴，山前山後，胭脂山，黃土坡，小朝街，各處秘密機關，均被破獲。張廷輔哨官及其夫人亦在寓被捕。各機關同志被捕者，先後達數十人。交通斷絕，全陷恐怖狀態。是時新軍同志，三十一標相繼隨端方入川。四十一標中堅分駐荊州。三十二標及馬隊砲隊陸軍中學在南湖。四十二標一部駐漢口。城內惟山前二十九標三十標及工兵一營。而三十標中，又有純旗兵兩營多。向在外面可資奔走之同志，捕者捕，逃者逃，漢口與武昌隔江相望，聲息不能通，鄧玉麟等本負有傳達命令之責，急切無由投遞，已誤十八日舉事之期，迨十九日，與李春萱商由漢陽渡江至鮎魚套，以晚間折至南湖炮營，中途若遇詰，則以李充教習，鄧充侍役對。午後離漢，同志新軍憤彭劉楊三烈士之慘死，而猶如此搜捕，勢必及己，蔡濟民吳醒漢等決定于夜間第一次點名集合時，即在本營房發難。熊秉坤金

兆龍方興等在工程營亦有是議，其他同志，皆不謀而合。惟工程營中同志，上月曾囑破，槍彈完全被收。熊秉坤等問同志中藏有子彈者可檢出。同志金兆龍等檢出破蓋內有子彈數顆，其他同志亦有檢出者，合計子彈不滿二十顆，熊秉坤謂有此已足，由金兆龍等畧為分配；適熊秉坤等應換班守門，計於長官點名時，即開槍為號。少焉工營哨官阮某，出呼哨兵集合，聲色俱厲，金兆龍首先開鎗擊之，不中；方興繼投炸彈，全營鼓噪，同志羣集，爭斃阮某而難作矣。蔡濟民等聞聲，下令併發，爭趨楚望臺，取子彈。時守楚望台工營哨官吳兆麟，本日知會同志、知事起應之。工程營大喜。惟吳兆麟為臨時指揮官。蔡濟民等趕到，與工程營同志會合，見吳兆麟亦復為之，勢益振。乃自率一隊逕攻督署，久不克。適吳醒漢等聚合三十標同志胡效齋等到楚望台前往應援，並派馬明熙率隊開望山門，赴南湖迎炮隊。

南湖砲隊

南湖砲隊同志，經八月八日及中秋夜之小變，皆不克成事。持重者多，又以消息隔斷，是晚聞城內鎗聲四起，不知所措。適鄧玉麟由鮎魚套繞道之目的達到，闖入砲營，挾同孟發城徐萬年及同志等拖砲出，向附近馬隊轟擊。馬隊同志亦集合舉槍相應。瞬息馬明熙到，告以城內已起事，蔡幼香攻督署未下，請砲隊速入城增援。遂由砲營代表孟發城指揮，向蛇山及楚望台城上豫定砲兵陣地出發。

督署機關槍與附近放火

武昌督署，位於文昌門之城牆附近，右側及後門，依城爲要塞，又無街道可通，攻之不得。蔡幼香初由正門進攻，占領大朝街附近一帶。

而督署戈士衛隊，以機關槍掃射，我軍稍却，嗣聞機關槍聲少息，又復衝鋒，相持數小時之久；蔡幼香正着急，忽來同志報告：云砲隊已進城，在蛇山布陣，滿擬發砲轟擊，以黑夜恐多傷人，即請派隊在督署附近放火，俾目標鮮明。蔡即下令，派人在督署大街敲開雜貨店，索煤油數箱，并屬呼左右隣屋有在家者，宜速避，我等將在此放火，事成如數賠償。店主曰：何須賠，煤油在此，請君等動手。兵士大放起火來，火勢衝天，照耀督署前門高杆。蛇山砲隊，連聲命中，大隊繼之，一鼓而克，督署人員，逃走一空。先是兵工廠修理機關槍同志，告以督署有一機關槍，命余修理，余故事遲緩，厥後督促嚴厲，余舉其壞處修之，而將不壞之處，施以暗算，以次及於他機關槍。故是夜督署之機關槍，少擊輒停者，同志先事暗算之力也。張彪見機關槍不響，當瑞激面以手自批其頰曰：余誤事矣！瑞激不顧而逃。張彪猶

欲支持至天明，旋見火光起，砲聲作，知大勢已去，乃率馬弁乘兵艦逃漢，糾殘卒於大智門車站，期負隅以待北京之援兵。

八月二十日

天將曙，督署雖破，而藩司聯甲，猶率消防隊及武裝警察扼守南樓。三十標旗兵兩營，由先晚分竄而無所逃者，亦集合於營房，圖抵抗，經同志軍分途邀擊，不久皆潰。陸軍中學及測量學堂同志軍整隊而出，蔡濟民吳醒漢等命守住各機關，并維持秩序；迨正午，武昌城完全占領。就以諮議局爲首府，升旗者升旗，布告者布告，報功者報功，稽查者稽查，搜殺者搜殺。計是役只斃清吏鐵忠一人及其妹，妹有殊姿，就逮時叩頭作態乞命，同志怒殺之。其他旗兵擒斃者，約百餘人。粵漢鐵路督辦岑春萱，微服而逃。官吏自臬司以下，無一受戮者。

諮議局開會

八月二十日午後，新軍各領袖以次集於諮議局。接漢口漢陽報告，均次第收復；漢口江漢關由詹大悲等出獄主之，漢陽府由李亞東等出獄主之，兵工廠則由新軍宋錫銓率同志軍占領。武漢三鎮，全入革命軍手。計議組織軍政府，召集諮議局議員湯化龍等開會舉都督。當時各軍領袖，都以資望淺，責任重，既莫能相尙，亦不敢自專。而劉仲文在漢口獄中脫出，倉卒不能渡江，所請克強等未到，急切不得人選。有劉廣藻曰：統領黎元洪，尙在城內，我知其所在，公等如願擁黎爲都督，我當引導之，衆贊成；蔡濟民等既率少數軍隨劉廣藻奔至黎寓，聲勢不免洶洶，黎避入床後，或云避床下，羣見之，不由分說，擁至諮議局，高呼舉爲都督！黎噤不作聲，有一同志持一布告，請於都

督下署黎名，黎猶遲疑未決，蔡濟民以手槍擬之曰：事急矣！公若不爲都督，則我等願死於公前，言時聲淚俱下。黎頗感動，同志復有脅之者，乃舉筆書之，衆大喜，擁至樓上，闢一室以居之。而公推蔡濟民、吳醒漢、鄧玉麟、高尙志、張輔廷、王憲章、徐達明、王文錦、陳宏誥等十五人組織一謀畧處以夾輔之。

吃飯問題

是役也，各新軍，各學堂，各同志等純竭其力以赴義，緊張嚴重，廢寢忘餐。迨都督舉定，稍得甯息。羣曰：我等自日達旦，自旦至晚，均水漿不入口，今覺餓，將從何處得一飽耶！諮議局會計胡瑞霖聞之嘆曰：革命黨佔領偌大武昌城，公家有藩庫，有官錢局，有糧儲善後局，商店則到處皆是，不去一染指，不去一徵發，市廛不驚，秋毫無

犯，不但其宗旨可敬仰，其舉動之文明，心理之純潔，在在令人感激，革命成功可於此卜之。奔告商會，墊借五萬元，分配作臨時飯費。

馬臬司殉節笑話

清吏按察司馬某，本回教徒，知武昌城失守，念城亡與亡之義，決殉節！戒家人勿走，自服朝衣朝冠，坐於臬署大堂上，以待革命軍之收及己也，引頸就戮。初尚有胥徒護視，繼而漸漸逸去，只餘臬司一人。內堂眷屬，久不聞聲，趣出簾隙窺之，見大堂上老爺一人獨坐，半日沒見一個革命軍來，不知爲甚事如此？主婦曰：大人真可笑，快請進來罷！一姬胆大應聲出，牽馬某之衣曰：大人請進去！馬某顧之亦笑曰：革命軍不來，我去也。乃進後堂更衣，從容避入民家，乘間出城，毫無損失。

清廷震恐

北京接得瑞澂等電，大驚失色！清后諭軍機處速派兵。時掌陸軍部爲蔭昌，掌軍諮府爲馮國璋，二人以統帥與調遣問題，爭持不決。乃命河南就近先調兵一協赴漢口大智門，與張彪殘部合取守勢，武昌始得有餘閒，布置一切。

新成八協

八月念一日至念二日，劉仲文等依次渡江。蔣翊武等歸自岳州，胡瑛亦自出獄，同志散匿者漸復出。都督府組織，因而擴大。但感於革命草創爲事擇入之困難，有不得不用降將之苦。如楊開甲任參謀長，張景良任總指揮，皆原第八鎮之標統也。故同志多自任中下級工作：

仲文張振武等在參謀處主持，蔡濟民蔣翊武等在各軍中聯絡。僉以兵不建制，何從應戰；乃請都督下令，成立八協。任協統者，必同盟會出身，而又在第八鎮充官長，故姜明經杜錫鈞等，皆以營長而擢爲協統矣。八協旣成，而中堅部隊，要推吳兆麟一協，以吳兆麟原爲工程營隊官（卽連長）當夜任指揮，卽以工程營系統，組織而成一協，請任吳兆麟爲協統，同志如熊秉坤杜武庫等各任標統營長，故戰鬥力較強。然以嚴格論之，當時八協之普通情形，則只有革命之元氣旺盛而已；何以言之，原八鎮及混成協之留駐武昌者，合計官佐士兵不及萬人，十九二十兩日之役，殺者殺，逃者逃，所存老兵，不過三數千人，盡充下級幹部，尙感缺乏，士兵則幾無一人，故除臨時招募外，別無他法；而以武漢素不願當兵之市民，一旦強其入伍，其能力可知也。故自念一日起，迄念六日止，武昌尙未出一兵渡江。

漢口領事團開會

胡瑛出獄，自任外交，奔走漢口。時俄領緝譯某以粵籍大幫其忙，力向俄領鼓吹，俄袖領之。而張彪尙率殘兵住漢口，見數日間武昌未出一兵，以瑞澂名義派人赴領事團，要求外國兵艦援助，炮擊武昌。領事團開會，英領主應清督之要求，法領力持不可。以法領某曾住安南晤及孫先生，願助先生革命，先生囑爲聯絡，故當日陳述武昌革命，暨孫逸仙旗號，宗旨正大，舉動文明，外交上斷不能干涉，并當嚴守中立，認爲交戰團體。俄領以素耳緝譯之言，頗有先入爲主之概，贊成法領之言，故干涉之議作罷。

戰利品

都督府及八協成立，檢查軍實，計步槍有十四萬以上。大小炮二百餘門。機關槍以百數計。子彈則不計其數。被服皮革，應有盡有。軍需品亦無算。藩庫大元寶，四百萬兩以上。官錢局銀元及鈔票千萬有奇。革命軍得此憑藉，而事可爲矣。

淞江道上

先是八月十八日在英士家會商，決定譚石屏以是晚乘火車赴甯，約同南京舉事。余則以十九晚起程乘船返鄂，在南京取齊，因不知十九晚之武昌有事也。顧余等所以遲返之原因，一候鈍初，一候手鎗，迄十九日英士手槍購齊，裝置於沙發椅中，運至官艙，置之當目之處，任人坐臥，初無破露之虞，又免檢查之慮，殆密運中之最良法術也。二十一日早，舟泊南京下關，譚石屏如約登舟。晚抵安慶，吾輩毫不得

消息，只見一官場人，隨從號衣上有兵備道護勇字樣，交頭接耳，一若有重大任務者然。二十二日泊九江，則見武漢下水輪避難者山積。九江岸上兵士，皆荷戟梭巡，形勢嚴重。據避難人口述，始知武昌已被我軍占領。譚石屏喜不自勝，強欲上陸，與九江新軍接頭，余期以爲不可，并述利害，譚始從之。舟過武穴，爲余鄉里，據划客言：武昌起事，舉黎爲都督，皆欣然色喜，然尙不知黎爲何許人也。由是而蘄州而黃石港而黃州，沿途探聽，無大異狀，至二十三日午前十時許，而舟已泊漢口矣。

漢口二十三日

余與譚石屏抵漢，有同志登舟相送，將行李逕運法租界長清里寓所。各同志詰以遲歸原因？余畧告之，并指沙發椅內藏手槍之祕竅。取沙

具拆之，手槍畢現，各拾其一，納諸懷中。蓋此時漢口純屬革命軍勢力範圍，租界內亦絲毫無所忌憚也。我等上樓，見孫搖清仰臥榻上，面塗敷布，而精神尙好，出語如常，述及受傷後之經過，與起義後最近之情形，促余等渡江至武昌都督府，襄理一切。談約一小時許，譚石屏以須至武昌訪問，卽由同志佩有徽章者嚮導。由一碼頭登輪，入漢陽門，有守城兵士盤詰，嚮導示以徽章，兵士許可；至閱馬廠，帳幕密布，劍戟森嚴，惟和藹可親，乃革命軍之特色。晉都督府門，檢査一如城門，經嚮導告以余等之姓名，咸知爲同志，舉槍示敬。余等入府後，同志咸來問訊，旣而謁黎元洪。黎待譚石屏以優禮，石屏怡然。陳述今後之具體計畫，黎以連日勞頓，說話過多，喉啞不能出聲，以手表示聽從意。余乃遍問諸同志，劉仲文在謀畧處，忙迫異常，余力主出兵渡江，擊走漢口大智門負隅之殘敵，衆是之。而日已暮，

擬定計畫，請都督下令。余與石屏假寐於都督府，以覘翌日之動作。此八月二十三日事也。

張景良大鬧都督府

降將標統張景良，河北人，魁梧奇偉。革命軍初起，用其長，授以前敵總指揮。張受之。而故延宕不出兵。迄八月二十四日，張彪在漢口大智門，得河南援兵，勢洶洶。僉主出兵擊之。召張景良入都督府，授以方畧。張景良乘機大鬧，抱黎痛哭，欲劫黎而圖反動。余及蔡濟民等在座，厲聲喝之！猶不已。鄺漢卿以力制之。同志衆擁上前，挾張出都督府，拘之於一營房。其時人心動搖，黎亦無法制止。余與謀畧處商，急下令，於翌日清晨，命各軍齊集閱馬廠，并命庶務趕築一高台，請都督祭黃帝，誓師以鎮懾之。謀略處然其計。當夜台成，令亦

達到，各軍忙作準備矣。

都督登臺

八月二十五日黎明，閱馬廠帥台高聳，軍隊林立、革命士氣，爲之大振。衆同志請都督更服軍服，鞏固身軀雄偉者，以初入都督府時，服便服，不遑更衣。迨請其改武裝，倉卒間不可得禮服，由一同志於被服廠檢出一套較大之常軍服，請都督衣之，黎亦欣然從事。護衛下樓，出都督府，御馬臨臺，抵臺下馬，衆擁登臺。臺上懸黃帝之靈，劍旂分列，祭告如儀。公推譚石屏授旗授劍，慷慨誓師，歡聲雷動。黎復命余演講。余舉同盟會革命之精神，創立民國之意義，大聲疾呼，聽衆鼓舞。復下令各軍行列，向都督舉槍致敬，黎大決心。卽下臺閱兵，依次巡視。兵士對都督之愛戴，亦大有加，上下一心，於此乃大

可見矣。

教育會開會

先是起義時，倉卒成立都督府。各種組織，殊不完備。行政上尤漫無秩序。諮議局湯化龍等有見及此，以不得同志之信任，未敢置議。聞余歸，就商於余。有制定各種暫行條例之必要，并出其所擬草案示余，謂爲同盟會本部所擬者，免各同志懷疑，宜召集同志軍，開一會議，請衆公決。余乃請各同志以二十五日晚在教育會開會，到者數百人。提出都督府組織暫行條例，分爲軍政民政兩大部，由都督統轄之。戰時設總司令一人，以下設參謀部，軍令部，軍務部，民政部，以下設各司，衆曰可。當場宣布通過，次早請督都公布施行。

都督府舉定職員

八月二十六日，條例由都督公布後，即按條例舉人。於是舉黎都督兼總司令。楊開甲爲參謀長。吳兆麟楊璽章二人副之。杜錫鈞爲軍令部長。衆無異議。迨舉軍務部長時，余思參謀軍令，純屬新軍中舊有之標統營長等，而軍務行政，關於武器糧秣，胥爲革命軍之命脈，非余同志不可，乃力推孫武，座中有謂軍務煩劇，宜速成立，孫某炸傷未愈，恐一時不能任事。余曰無妨，孫某可力疾從公，并舉張振武蔡紹忠爲副。議遂決。民政則舉湯化龍爲民政部長，以下各司，由彼選人請都督委任。人選既定，各依條例組織，都督府氣象，煥然一新。

總監察劉公

仲文初在謀畧處，主持一切，勞頓異常。迄都督府組織完成，而仲文可以少息；乃有一部同志軍，以仲文既不得任都督，又未任部長，公推爲總監察，監督都督以下各職司。時有以總監察名目過大，且都督府組織暫行條例，無此規定，似屬不合，羣議沸騰。余曰：劉公才望，司總監察最相宜；當茲革命初興，大敵未滅，成敗利鈍，尙不可知，若因此而啓爭端，則敗亡可立見也。議遂寢。而總監察之府，於是乎成立。昔日之沔陽監學，則任爲總監察府之監印劉一矣。

出師大捷

內部組織畧事完整，都督乃下令分兵渡江。以二十七晚次漢口市街沿鐵道線布置，二十八早拂曉攻擊，向大智門車站張彪大本營猛撲。戰至午前八時，我軍大勝。張彪殘部及河南援兵等望風逃竄。我軍乘勝

追擊，直追至澠口，奪獲敵軍車輛武器輜重無算。余時在前線觀戰，見戰區附近民衆紛紛四出，有作嚮導者；有餽粥食者；有助運子彈者；及戰勝後，則代運戰利品，狂喜異常。漢口市民則沿街放爆竹，以示歡祝。革命之元氣旺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軍紀嚴肅

革命軍戰勝張彪後，前線大本營設劉家廟。軍隊皆露宿，無一兵入民家者，而兵士與民衆之親愛，一如家人。故在敵區之民衆，常以敵之正確消息報告我軍，我軍前哨斥堠，全恃民衆爲耳目。至九月初，敵人馮國璋率大兵到，我軍已先事防備矣。

湖南響應

余等在都督府參與軍事之外，惟有促各省之響應，以張革命軍之聲威。而接壤湖南，爲湖北之後方。且與焦達峯等有成約，尤望其速舉。迨九月初一晚，余在電報局問訊，適電報生告余曰：湖南有事，余急命電報生仔細探聽，電報生乃在電機上與長沙電報局通話，長沙電報生告以革命軍現已進城。余狂喜，奔告都督府。少頃，有正式電文到，則由焦達峯署名。報告中有殺黃忠浩事，黎都督滋不悅。問焦達峯爲何人？余曰革命黨也。黎默不語。少頃，命余覆電賀之。

海軍砲擊

武昌同志得湖南焦達峯任都督信，均手舞足蹈。前方將領，勇氣有加。馮馮國璋率大兵來犯，我軍分途迎擊。九月初三日，戰正酣；馮國璋見勢不支，將下令退却。薩鎮冰所率海軍，初泊漢口下游，以不得

漢口領事團許可，未敢開砲。迄是日突向我軍後方轟擊。我軍以不及備，損失甚鉅。馮國璋見我軍陣線移動，猛力反攻。我軍仍死守劉家廟陣地，迄未稍退。日晚雙方休戰，我軍準備補充翌早再戰。

張景良火燒劉家廟

九月四日，雙方復戰，我軍仍扼三道橋，力守劉家廟，敵不得逞；相持至九月六日，張景良不知以何人保出，復任前敵總指揮。初與敵戰，我軍獲勝，向前力追，張景良以總指揮名義，下令燒燬劉家廟子彈及輜重。前方聞後方子彈被焚，大恐！相率退下。縛張景良送於江漢關，同時報告都督府，都督方欲派人提張景良，同志恐其獲赦，卽斃之以洩恨。自此而劉家庭陣地失，敵又迫漢口大智門車站矣。

九江反正

武昌起義後，長江下游震動。南京即派五十三標標統馬毓寶率一標人駐九江。而馬毓寶受吾輩同志之壓迫，即次第率該標反正，隨派代表丁人傑，赴武昌乞援兵，並請領械彈，都督許之，命余及丁人傑領械前往，并派衛隊八人護余等。余與丁人傑受命，即渡江至漢陽兵工廠，晤駐軍協統宋錫銓，出都督令，宋以兵工廠彈，均繳楚望台，屬余等少待，乃留丁人傑守候；余渡河至漢口，憩江漢關軍政分府，時九月初六日也。

七日之戰

大智門一役，我軍鎗斃張景以後，形勢嚴重。同志開緊急會議，請都

督任姜明經爲臨時總指揮，以姜係同盟會員，又現任卹隊協統。姜受命後，卽率隊出發，設大本營於歆生路華洋賓館，倉卒布防。會余在軍政分府，夜深得都督府令，速傳知臨時總指揮：各軍一律換纏紅布爲徽號。余卽命備紅布，率衛兵攜往華洋賓館晤姜明經，告以都督府之令，并舉紅布交之。當傳給各軍，霎時准備齊整，迄拂曉下令攻擊。八時許，余登漢口水塔觀戰，我兵陣線凌亂，紛紛退下。余急返江漢關署，率衛兵八人，上前督戰，不見姜總指揮；各軍見余，號呼前進，勇氣百倍，亦相率向前，鏖戰至下午一時，我軍克復大智門車站，追擊至劉家廟。其時敵方寂然，我軍亦以自曉至午不得食停止。余手執一旗，仍欲麾兵前進；迴顧余之衛兵八人，祇餘一人，外只陸軍學生甘輯熙等及散兵數人，餘兵各自退歸大智門，余無法制止，復返大智門，勉各軍嚴守；言未及已，而一彈洞余首，登時昏倒。戰地

民衆，見余服洋服，非尋常人，以板門與之。抬至中途，余少愈，然尙不能言，但知不至死。比入江漢關，則已能言矣。殊不覺痛楚。時黃克強先生到，同行有同志醫生及看護婦，來醫余傷，屬余暫臥。未幾槍聲四起，江漢關軍政分府人員，走避一空，余固猶僵臥也。少焉一同志來，扶余起，促余出江漢關。半途遇蔡濟民告余曰：漢口不守，我輩何面目對漢口父老！余曰：黃克強先生到，我等宜速渡江，謀反攻。乃相率走江干，而龍王廟等處，無一渡船；復繞至襄河，見有少數小划，在河中搖曳。衆兵紛紛爭涉，幸有老兵識余及蔡濟民等，爲招一小划，禁亂兵爭渡。余等乃得由漢陽東門渡江，抵文昌門城下。則見城門緊閉，余乃高呼守城者開城，守城識之，放入余等，逕奔都督府報告，并晤克強先生，商出兵反攻事。

譚石屏回湘

譚石屏在漢，得長沙光復訊，即商於余，請黎命協濟械款。黎許之。當發槍三千，款若干，派衛隊營長劉佐龍護送。石屏抵長沙，見湖南諮議局紳士，把持湘政，事無大小，須經若輩議決，都督之命不行；力主解散若輩所創設之議事機關，期有適合於軍事敏捷之應付，集權於都督。焦達峯本少年英俊，至公無私，對石屏之主張，認爲理論應如此，而事實或有窒礙。且身爲都督，不便執行，同志中激越者，必欲實現石屏之主張，因此釀成九月十日之變。

焦都督出兵

焦都督得湖北械款後，即命原新兵一協擴爲兩協。命王隆中率一協先

發，一協駐岳州作豫備隊，長沙只有少數軍警維持秩序。焦都督急湖北之難，一不擁兵自衛，二未料及諮議局紳之暗算，故一變而遇害。革命黨敗於陰柔家，此其一例也。

黃興反攻漢口

黃克強以九月初七日到漢口，卽時渡江，晉都督府。當夜商出兵反攻，會新兵初敗，幾無精銳可調。幸有長龍舢板水師告奮勇，既係老兵，又多訓練。余見其槍枝不精，命換新槍，又見連日鏖戰，兵不得飽，命庶務處備飯，復備乾糧。迄至士飽裝齊，夜已三鼓。克強率隊出漢陽門，期卽渡江；而交通部船未備妥，余復奔走江干，呼備船隻，天已大明，兵乃得渡。克強陣於滿春茶園。血戰四晝夜。馮國璋不得逞。克強以電話調某標增援，標統遲遲不進。克強電請以軍法從事，

都督命執行，同志揮淚斬之，而士氣一肅。戰至十二日下午，卒以衆寡不敵，敗退漢陽。余急請派兵援克強返武昌。

馮國璋火燒漢口

九月十二日下午，我軍退出漢陽之後，馮國璋以連日在漢口受創，遷怒漢口市鎮，竟將長江經濟中心之漢口，付之一炬。自十二日起，燒至十三日止，火猶未滅。繁盛市場，化爲焦土。清廷認馮國璋有大功，傳旨嘉獎。而馮國璋之罪孽，亦於是彌天矣。

盜殺焦都督

湖南軍政，以諮議局紳之把持煽動，形勢險惡，焦達峯處之坦然。煽動者尤肆行無忌，以九月初十日在城外掀起紙券擠兌風潮，市民洶湧

，詭請都督彈壓。焦命副都督陳作新往。陳副都督御馬出，不戒而馳。比出城，則伏兵四起，槍彈橫飛，陳當場遇害。擊陳之兵，楊言爲黃忠浩報仇，誣陳爲匪。并言陳賊已去，焦匪尙在，宜并去之。羣衆盲聽之餘，不知誰匪誰兵，莫敢阻止。亂兵蜂擁入都督府，聲劫焦都督。同志有勸焦暫避者，焦曰：避將往焉？我爲種族革命，凡我族之附義者，不問其曾爲官僚，抑爲紳士，余皆容之。今諮議局紳煽動黃某殘部造反，已殺副都督，今又欲殺余，悔不用譚石屏之言，將若輩先除，竟爲若輩所算，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殘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終當成功，若輩反覆，自有天譴。言未已，而亂兵已擁上前，劫焦督下樓。甫出都督府前門，亂兵亂砍，故焦督之死甚慘。

譚延闓繼任湘都督

焦督遇害未幾，布告已遍貼市衢，大書特書，軍務院長譚組安卽延閣，繼任湖南都督。故在武昌得訊，竄以殺焦都督者，必繼任之都督也。不然，事前無所布置，事後必至慌張，何焦督甫死，而布告滿城，其蓄謀已早可知。但當日武昌大敵當前，無暇過問湘事，譚繼任後，聞克強在漢，亦有所懼而不敢反動，故姑認之。

黃興拜將

黃克強以九月十二日退漢陽後，都督派人迎克強渡江，議守漢陽方畧。同志等以克強在漢口，巷戰數日，純持革命黨資望，號令各軍，終有名不正則言不順之感。故各軍有不受命者，克強無法馭之。今勢必守漢陽，又非克強不勝任。若督師無名，則危險實甚。宜公推爲戰時總司令官，以專責成。湯化龍等亦是其議。但公推後，仍由都督委任

，庶系統不紊。同志有不以委任爲然者，余曰可。然須鄭重其事。請都督登台拜將，授以全權，庶幾號令嚴肅，收指揮統一之效，都督許之。乃於九月十三日清晨，下令各軍自營長以上，齊集閱馬廠，舉行拜將式。屆時都督與克強，並轡臨場，登台拜黃興爲戰時總司令官，授印授令，行禮如儀。並由都督訓話，勉各軍領袖，絕對服從，克強答禮畢，隨作簡單演說，行觀兵式。各軍環呼萬歲。余感想到歷史上所謂韓信拜將，一軍皆驚，今獲見之，亦革命聲中大快事也。

湘軍

焦都督雖死，而奉焦督之命王隆中一協，仍遵命來鄂。先頭部隊於克強拜將之晚進城，由副官處招待，宿營於師範學校。克強本擬躬往慰勞，奈時間倉卒，急於渡江，要余代往。余見湖南軍隊士氣旺盛，回

報克強，克強喜甚。

伯牙台

克強組織總司令部，委李書城爲參謀長，向漢陽出發。余問總司令部設於何處？克強答曰：伯牙台。余曰：伯牙台背臨襄河，漢口槍枝可及，恐不適，宜在漢陽城內府署。克強曰：已決定，變更殊示怯也。克強即率少數同志，渡江赴伯牙台駐紮，而屬余以翌日導學生團前往作衛隊。翌日，余導學生團往伯牙台，則伯牙臺闌其無人，問附近居民，則曰昨夜伯牙台有許多軍官在，今早云遷往歸元寺去。

歸元寺

余復尋向歸元寺，學生團有怒余嚮導不中用，相率詈余！余曰：毋怪

，戰時總司令部昨晚在此，今早他遷，非誤事。諸君遠走辛苦，我亦步行，前此不遠，當是歸元寺也。比入寺，晤克強，問以遷此之由？則曰昨夜隔河槍聲，徹宵未歇，伯牙台屋瓦有洞穿者，故遷此。余曰既遷矣，何不在城內？克強曰：此處係漢陽之中心點，且在曠野，便于指揮防禦築壕工作。今晚可在此暫宿，明早渡江，調湖南兵來守前線。余見克強手批口答，忙迫異常，且廟宇狹隘，一時容數百人，到處充滿，克強之辦事房，幾無容膝地。余曰：此真戰時狀態，與武昌之都督府，則勞逸殊形矣。

各省響應

革命軍自黃克強堅守漢陽以後，各省得乘機大舉，次第響應，俾革命之聲威日壯，革命之基礎日固，不可謂非克強之力也。使當日無克強

，則漢陽能守與否？尙屬一問題；即使能守，而革命黨之中心，無從表見，一任清吏與掌軍者之翻雲覆雨，今日獨立，明日取消，山東孫寶琦，其明證也。故克強之功，不必定在守漢陽，而因此穩住起義之武昌，促各省革命黨之崛起：如張烈武夏之時等在重慶，張鳳翽等在陝西，溫壽泉孔庚王用賓閻錫山等在山西，陳其美洪承點等在上海，謝良牧胡漢民朱執信陳炯明等在廣東，林述慶章梓鄭贊丞等在鎮江，許崇智等在福建，管鵬等在安慶，張滙滔等在淮上，張榕藍天蔚等在奉天，王天縱等在豫西，黃子和等在雲南，張士騏楊蓋誠等在貴州，劉古香等在廣西。類皆革命之英，絲毫無所假借。而又同在九月內期間，先後奏功，光復舊物。其尙爲清廷殘喘者，祇假獨立之山東，與北京直轄之直隸而已。

清廷起用袁世凱

各省響應以後，清社旦夕不保。乃用善耆、良弼、鐵良等之建議，起用袁世凱。袁世凱要求予以大權，爲後來請清帝退位之張本。時宣統乳臭未乾，載灃攝政，固知袁世凱有練成北洋六鎮之功。前此劫奪權職，恐其萌異志也。卒以革命軍起，急不暇擇而予之，使袁世凱得有憑藉，遂其梟獍。周赧漢獻之末路，大抵如是。

袁世凱殺吳祿禎

袁世凱如願以償，一面命馮國璋急攻漢陽，一面入京遍布心腹。而當時第六鎮之統制吳祿禎，第二十鎮統制之張紹曾，與軍諮府參議之陳其采三人，或有志，或怵威，曾聯名電促清帝，立時頒布憲法，還大

權於人民，所謂十九信條是也。武昌當日，得有是電，相應不理。特電吳祿禎，促其獨立。以吳本富於革命性，嘗在日本士官學生中，倡言革命。日俄之役，創設組織義勇隊，實際為革命團體。今既統制北方之強，又籍隸湖北，與武昌首義通聲氣；果使一動，則黃河流域，純屬吳祿禎勢力，袁世凱直無所措手足矣。故急急以謀殺吳祿禎，為入京後之唯一毒辣手段。

吳祿禎果被害

吳祿禎在袁世凱將出未出之際，北方只知道有吳祿禎，威名幾不可一世。清廷懾之。特命為山西巡撫。吳即輕騎進駐石家莊，派同學士官入太原，與革命軍接洽。當時孔庚閻錫山等，亦士官學生，聞吳祿禎來，皆大歡喜。胥邀其單駛入關（娘子關），軍隊留後，蓋當時士官同志

在第六鎮者，深悉第六鎮之兵，多由袁世凱練成，中下幹部，袁之私人不少。若全部入太原，不但山西河東初起之革命軍不能與對，恐吳祿禎本身，亦受劫制。吳祿禎天性豪放，初不爲意，反笑同志之過慮，坦居石家莊，毫不戒備。而日待全軍之調齊，浩浩蕩蕩，安入太原。詎袁世凱探悉吳祿禎尙在石家莊，卽命李純周符麟等，買通士兵，逕入石家莊車站，以夜間闖入吳祿禎辦公室樓上亂槍轟擊，吳祿禎遂不免。士官同志之與難者九江張華飛，湖北周幹丞等，自此而袁世凱梟雄之第一計成，革命軍北方之長城倒矣。

袁世凱派蔡廷幹劉承恩來武昌

袁世凱殺吳祿禎以後，知湖北人心憤慨，士氣激昂，卽派蔡廷幹劉承恩因某領事之紹介，作蔣幹過江之詭計，來武昌求妥協，冀遂緩兵。

武昌軍府守兩下相爭不斬來使之語，許其來。招之於都督府會議廳，由各軍同志發抒意見，萬無與袁世凱「挾天子以令諸侯」妥協之理。並痛斥其殺吳祿禎之非。同時由民衆團體在都督府門前作示威運動。蔡劉等知軍志不可撓，民氣不可侮，失意而去。袁世凱得報，以馮國璋前方之軍力單薄，復調江北提督段琪瑞駐河南以充之，倪嗣冲屯穎上牽制淮上之師，用全力以臨武漢。時黃總司令在漢陽，布置已有兩星期，馮國璋不敢越漢水一步。兩湖健兒，爭向黃總司令告奮勇，積極反攻。克強引而不發。繼得探報，馮國璋將繞喬口以上，於黑山之間，偷渡漢水。乃下令反攻，時九月二十六日事也。

琴旦口渡河

先是黃總司令於準備反攻之際，命在襄河琴旦口施架橋工事。以九月

二十七日橋工完竣，乃下令各軍，於是晚整隊渡河，分左右中三部前進，克強自率鄂軍居中，以湘軍分左右翼，達到目的地，舉火爲號。會天雨驟寒，兵士依火取暖，迄拂曉，向馮軍猛攻，鏖戰四小時，馮軍陣地移動，克強麾兵直指。時馮國璋在漢口大智門車站，探聞克強在軍中，備車將逃，如再支一小時，則漢口全部克復。不圖我軍之一部新兵，不耐久戰，相率詭避。左右翼湘軍，因而先奔，克強自率學生團就中堵截，並手刃數人，奈潰兵爭涉，勢如山崩，橋狹不能容，士兵有落水者。克強嘆曰：新兵誤事，功敗垂成，乃命徐徐退却，而自斷後。晚歸總司令部，開軍事會議，察及違令詭奔者，斬湘軍標統甘興典以徇，復作固守漢陽之計。

馮國璋偷渡漢川

馮國璋幸運，經漢口之役，逆知我軍虛實，乃懸重賞攻奪漢陽。復由段祺瑞第一軍增援，兵實較我軍倍數。遂得繞道進漢川，駐重兵於蔡甸。徵發民間板木，供架橋材料。時漢川反正之鄉團，無力抵抗，而總司令部所統率之軍隊，以新潰之餘，方從事整理，幾無兵可派。敵得晝夜興工，盡量偷渡。迨我兵派至前線，而敵人之大隊臨頭，於是血戰五晝夜，敵不得逞。美娘山一役，我軍奮勇奪回，敵死傷無算。

楊璽章陣亡

都督府參謀部副部長楊璽章，同志中之卓犖者。原爲第八鎮軍官，起義後擢爲副參謀長。一切規畫，多出其手。隨總司令守漢陽：十月初連日血戰，楊君從總司令臨陣指揮，一日在總司令身邊，槍彈橫飛，不幸有一彈中楊君之腦，而楊君卒倒，克強痛惋無及，命衛兵輿歸。

漢陽失守

漢陽連日血戰，我軍亦傷亡枕藉，士氣頹喪。湘軍王隆中等亦不甚用命，自率一部退武昌。總司令儘力支持，至十月初六日，總司令部人員逃走一空，參謀長李書城則先期逃上海。克強身邊祇有少數學生團，祕書田梓琴及日本同志荳野大原等數人，均勸克強退守武昌，再作後圖。武昌同志，頻以電話相促，都督亦電克強請入武昌商善後防守策。

武昌會議

克強退武昌後，以湘鄂軍中間之齟齬，因之不滿克強者遂邀集一會議，請克強報告漢陽失守經過。克強自九月初七到武漢迄十月初六失漢

陽，寢不遑席，食不甘味，彌月勞頓，精神甚疲，兼以新敗之餘，自無多話可說，乃表示退讓，計到上海走廣東率兵北伐。就中有同志爲之慰留，而一部不滿於克強者，知克強必去，默不作聲，於是而克強走矣。

炮擊武昌

馮國璋既據漢陽後，架重炮於大別山，轟擊武昌都督府，都督黎元洪亡走葛店。時總監察劉公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相率集議，作死守武昌之計，舉譚人鳳爲武昌防禦使兼北面招討使，蔣翊武代理戰時總司令，各自部勒，擔任防務，武昌賴以不失者，劉公張振武與有力焉。

上海召集代表會議

滬軍都督陳其美，於克復上海之後，以當時長江流域，祇南京城，猶在鐵良張勳之手，其他皆歸革命軍政府勢力範圍，外交內政，均有聯合一致之必要。於是推伍廷芳爲外交代表，辦理涉外事宜，取其望也。而內政上則發電請求各省代表聚滬會商，鄂軍都督府派余與陶鳳集往接洽，余因離漢，抵滬訪宋鈞初，偕謁陳都督，見都督府之手忙腳亂，英士之形勞喉啞，如湖北初起義時狀態無二，在在發現革命黨之本來面目，亦殊快事。英士見余到，以手示歡喜狀，而細語不能多，乃辭出。夜乘車至蘇州，訪張謇等，代達都督府之書，并問攻南京戰事，張以門外漢，不知其詳。翌早返滬，訪馬君武及各代表，畧爲集商，有主赴鄂開會者，余以銜命來接洽，故請代表願去者先赴鄂，余則留滬，待其他代表。

黃興抵滬

漢陽失守消息傳至上海，時有某報載出，羣衆以爲某報造謠，紛鬧其報館，一時人心熱烈，於此可見。余訪問鈍初，鈍初告以屬實。克強將來上海，乃復偕訪英士，英士慨然曰：克強爲革命軍領袖，若果來，吾輩當竭誠歡迎之，並以全力擁護之。迄十月十二日，而克強果臨滬矣。英士及上海同志，歡迎擁護，一如其言。

彭家珍炸良弼

馮國璋自攻破漢陽，復砲擊武昌後，袁世凱益驕黃恣肆。同志生京者，初復袁而甘心，以流血五步，而收最後之成功，計亦偉矣。終以袁防範嚴，深居簡出，未由得間。會四川同志陸軍學生彭家珍等，由滬

北上，與二三同志商，決行剪除滿人之梟獍者，認良弼爲目的之一。原良弼留學日本士官時，常與革命黨爲難，歸國後典禁衛軍，此次主戰最力，故彭家珍等以計得介紹，投刺於良弼之門。良弼見之，彭卽嬰以炸彈，霎時良弼轟斃，而彭家珍烈士亦以身殉矣。袁世凱得良弼炸死訊，慄慄危懼，乃開釋前以炸攝政王載灃不成被囚之黃復生汪精衛等出獄，而詭託汪等南下議和。

南北議和

袁世凱釋黃復生汪精衛以後，知汪精衛之名可利用也，命其子克定與汪結納，復利用同鄉朱芾皇（稱同盟會員）結識黃復生，居中策劃，詭與袁汪朱訂蘭譜，約爲異姓兄弟。汪時固書生，初出獄，洞知其計與否，另一問題，而在積威之下，以袁勢力雄厚，革命軍恐戰不勝，於

是與楊度諸人，發起國事共濟會，希圖妥協，天津一部同志非之，汪議稍殺；然而袁世凱却陰使汪由京漢路南下，先至武昌，時武昌經一度炮擊之後，電各省乞援。沈秉堃率廣西軍，李烈鈞率江西軍，先後雲集。又以長江天塹，馮國璋終難飛渡，只是劃江相守。黎元洪知武昌未失，援兵畢至，亦自葛店還鎮。汪入武昌，說黎以和議，黎以飽受戰事之恐慌，自然樂聞其說，然猶不敢專也。屬汪赴上海，徵求衆議，汪固自詡爲和議中堅人也。

鎮江訪問

南京未攻下之前，原第九鎮營長林述慶，率兵若干，在鎮江勸告焦象二山砲台兵反正，成立都督府，林爲都督，同時原第九鎮營長柏文蔚，亦自關外來，成立第一軍，柏爲第一軍長，二人皆中部同盟會中堅

分子，初隸標統趙伯先麾下，從事革命運動者。趙伯先不幸，卒於三月念九日之役，東南重鎮，可謂損失一重大之中心矣。然在武昌起義以後，林公能獨立繼志，柏君亦毅然相助，舉義鎮江，先後會同滬軍浙軍及徐紹楨統制會攻南京，一日余在上海，宋鈍初約去鎮江訪問林都督及柏軍長，余從之。在余爲鄂軍求援，而鈍初實銜有滬督陳英士之意，調和聯軍，急下金陵。車至鎮江，逕造都督府。適林都督在龍潭前線，由其參謀長陶駿保接談，余告以漢陽失守後之現狀，並求各方增援，陶君謂此間無餘力援湖北，且南京未下，交通阻塞，亦殊力不從心，惟有力攻南京，若南京一下，武昌可無事也。復次與鈍初密商，商已，訪柏軍長，柏時軍於原旗兵營房，晤談之下，相見甚歡，當夜返滬，以天寒甚，軍中冷不可耐，中途宿蘇州，比抵滬，而南京攻下之捷電喧傳矣。

金陵奪印

南京攻下，林鴻慶所率鎮軍，朱瑞所率浙軍，陳英士部滬軍，李燮和部光復軍，暨徐紹楨部均次第入城。林軍督署，徐軍諮議局，其他各軍亦自成部署。於時江蘇都督之爭議，因而發生：林本稱都督，徐本稱總司令，依鄂軍戰時先例，總司令由都督委任者，乃以原來關係，徐資高于林；依反正次序，則林先於徐，中間又有原江蘇巡撫程德全反正，曾出而膺督師之名，故有主張程爲江蘇都督者。都督問題，迄不得解決。陳英士請宋鈞初赴甯調停，奔走於林徐之間。林則慷慨曰：「革命黨本非爭官而來，必欲爭，則請稍憩五分鐘，余即可解決。」鈞初曰：「毋出此，請君讓之。」林曰：「諾。」余卽出兵渡江，準備北伐。金陵奪印一齣，暫告一段落。而正式江蘇都督，究屬何人，尙有待也。

哈同花園集議

章太炎等以武昌起義，上海光復，亦先後由日本東京返滬，寓哈同花園。革命黨同志相率訪問，每日有集議。適南京已下，有提議決組織臨時政府於南京，一可免都督之爭，二可資統一，羣隨之。各自函電一部赴鄂之代表返滬。

江蘇教育會選舉

十月十六日，留滬各省一部分代表及滬浙蘇三都督代表，齊集於江蘇教育會。僉以南京攻下，程德全雖膺江蘇都督之名，而無力統一江蘇，因原宥鎮江都督林述慶，聯軍總司令徐紹楨，江北都督蔣雁行，揚州有軍政府徐寶山，以及無錫松江吳淞均有軍政分府之設立。似乎各

不相下，有急於選舉大元帥之必要。適黃興抵滬數日，一切軍事，無形集中於彼之一身。乃由某代表提議，今日即投票選舉大元帥，到會者多數贊成，但以事前未及準備，倉卒間折用白紙，各自用鉛筆草書，開票結果，黃興當選爲大元帥，復有代表提議，既有大元帥，應選舉一副元帥，衆議一致。照樣投一票，結果黎元洪當選，座中有老名士揮淚曰：黎宋卿在武昌首義，勞苦功高。先頭赴武昌一部分代表，已舉黎爲中華民國軍政府大都督，事實上爲大元帥，今反選彼爲副元帥，在黃興之下，太不合理矣。程德全代表章某（湖南人），爲感情衝動，力然其說，欲將選舉案推翻，以黎爲大元帥，黃興副之，衆曰：如是大兒戲，爭執不決。又有人提議調停辦法，黎爲大元帥，事實上不能來指揮，仍請黃興代理大元帥，是說亦未成立，相率散會，推代表見黃興，次日各報，紛紛傳載黃興爲大元帥矣。滬軍都督陳英士即

爲黃興布置行轅，調遣軍隊，而克強本人，以爭議未決，迄不願就職，未幾赴鄂一部代表，先後返滬，途中議定一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而所謂大元帥改爲副元帥，副元帥代理大元帥之問題，又加一重糾紛矣。

總理回國

上海南京武昌之間，代表載途，以臨時政府組織在即，紛電同盟會總理回國主持，克強亦避大元帥副元帥之爭，探知總理將到香港，商同陳英士，派人迎迓。先是辛亥八月，總理在美國輕裝遊歷，從者祇朱卓文一人，途中得克強密電，以密本不在囊中，故無從譯出，姑置之。翌早就旅舍早餐，見案上早報，載武昌獨立消息，卽告朱卓文作歸計，檢出密本譯照，乃係克強得余信報告武昌新軍事證實，

總理決偕朱卓文由歐洲返國，抵倫敦，各報載武昌中華民國公報公告稱「中華民國軍政府大統領孫文」云云。於時倫敦外交界經濟界，咸來訪問，總理就北打消清廷在歐洲之幣制借款，及湖廣債票發行等等，絕其財，復要求其接受新政府之交涉。倫敦當局答曰：祇要閣下歸國，成立正式政府，我等即接受一切交涉。總理乃登輪逕駛香港，廣東首義有力同志謝良牧等候之。告以國內情形，須急應上海之召，組織統一政府。廣東都督胡漢民等，亦先後來港，總理即從同志之議，攜同胡漢民等逕駛上海。克強及上海都督各省代表，聞總理將到，齊議舉行盛大歡迎，由滬軍都督府主其事。而應夔丞者，即爲招待處主任庶務之人也。應以熟悉上海情形，任招待，極爲適合。除舍於寶昌路。總理到後，日不暇給，時有傳總理攜有若干款項及購置軍艦等等歸來，以是否爲問者？總理笑答曰：余攜全副革命之精

神以歸，款項乃餘事也。

代表赴甯 林長民遇刺

各省代表已草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又擬定南京爲政府所在地，故於十一月中旬，先後赴甯。計湖南代表宋教仁，奉天諮議局代表吳景濂，直隸諮議局代表谷鍾秀，福建代表潘訓初，林長民，九江都督代表吳鐵城，江北代表馬良，王照，江蘇代表雷奮，趙鳳昌，浙江代表湯爾和，黃羣，廣東代表丘先庚，趙士北，四川代表周代本，廣西代表馬君武，山東代表雷啓宇，雲南代表呂志伊，山西代表景耀月，貴州代表平剛，安徽代表鄭贊丞等，湖北代表楊時傑及余，河南陝西代表後至。當日車中有廣東福建同志，顧林長民問余曰：君識其人否？余曰：在上海代表團常晤之。同志不復問。比晚車抵甯站，余等先下車

，彷彿聞有槍聲，余以戒嚴期中，係尋常事，不願而逕赴旅館，卽有憲兵來檢查，問余名姓而去。久之，不見同車人，余始覺有異。復至車站尋覓，幸遇上海商團某君，曾在滬軍都督府識其面，卽問之曰：某某何以不見，某君告以有人槍擊林長民，幸未中。今林長民并刺客已分別拘押於城內，餘皆由余所率商團護送入城內矣。時已夜半，寒不可耐，至諮議局，晤吳景濂等，談林長民遇刺未中，彼等亦大慌。次日上海黃克強等紛紛來電，請釋林長民。而林復自由，亦不究刺客之由來。事後查及，乃係福建同志，以林素反對革命，今來投機，恐與吾黨以不利，故欲除之。然有此一槍，而林之含恨圖報，對於吾黨之敵視日深矣。

公宴總理

總理回滬以後，各方咸來候教，有日不暇給之勢。黃克強陳英士兩先生，尤昕夕不離，十一月二十四日，假哈同花園公宴總理。宋鈍初自寧赴會，席次，克強與英士鈍初密商，舉總理爲大總統，分途向各代表示意，計已定，晚間復集總理寓所，會商政府組織方案，宋鈍初主張內閣制，總理力持不可，克強勸鈍初取消提議，未決，克強定期赴甯，向代表會商定。

中華民國紀元

十一月二十六日，克強專車抵甯，駐丁家花園，晚間赴江蘇諮議局代表會，提出三案，一、改用陽歷，二、起義時以黃帝紀元，改爲中華民國紀元，三、政府組織，取總統制，經衆討論第一、第二、併爲一案，全體贊成，惟以民間習慣久，于用陽歷之下，註明陰歷節候，通

過成立，三、總統制與內閣制案，鈞初猶持前議，討論頗久，克強說明提案理由，多數贊成總統制，照提案通過矣。次由鈞初提議，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既已決定，應即按照大綱選舉臨時大總統，隔日舉行，翌日須令代表會秘書處準備一切，衆無異議。散會時，夜深人靜，一出會場門，則寒風凜冽，幾凍不可耐。

選舉總統

十一月二十八日午後一時，各代表齊集會場，是日由浙江代表湯爾和主席，湖南代表譚人鳳自湖北趕入會場，精神百倍，登台報告武昌防守經過，衆鼓掌歡迎，下臺時向余耳語曰：爾爲湖北代表，總統宜舉黎元洪，副總統宜舉黃興，余領之。少焉，主席報告開會，命秘書長宣讀上次通過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今日按照大綱選舉臨時大總統。計

到會有十七省代表，每一省代表無論若干人推一代表書一票，選舉人不記名，衆無異議。命祕書散票，譚老先生大聲曰：湖南代表票給我，祕書與之，以次投票畢，由主席指定監票人開票，結果孫文得十六票。黃興得一票。合十七票，而不及黎元洪。可見當日會場多數代表之心理，雖多不屬同盟會會員，而尊重同盟會之系統，並承認辛亥革命，完全爲同盟會主動，則昭然若揭矣。

總理就職

選舉完成之後，總理當選，卽由代表會電上海，請總統入都。陳英士在滬軍都督府豫備一切，總理聞之，呼英士告之曰：我輩革命黨，全不採儀式，只一車足矣。英士從命。爲備一專車，英士親爲護從，亦不帶衛隊。以十一月卅日午前八時由上海發，午後二時抵下關，

由江甯鐵道入城，於舊督署側下車，羣衆於萬聲歡呼之中，擁入督署。即以督署爲總統府。少憩，各省代表紛至，報告選舉經過，請卽就職，以是日爲中華民國元年一月一日。由克強英士令陸海軍代表及同志若干人，畧事布置，請總統出，鼓樂大作，就職如儀。革命草創之初，直率簡樸，不帶絲毫官氣，於此可見一斑。

各部長提出及副總統選舉

總統就職之翌日，代表會開會，總統出席，按照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各部長由總統提出，須得代表會之同意。先由代表開談話會，總統交出部長名單，交換意見。當日初提黃興陸軍，黃鍾瑛海軍，王寵惠外交，宋教仁內務，陳錦濤財政，伍廷芳司法，湯壽潛交通，張謇實業，章炳麟教育，代表中有一派反對宋教仁與王寵惠及章炳麟者，又有

以伍廷芳改外交者，爭持不決。繼由克強與總統商，以鈍初主張初組政府須全用革命黨，不用舊官僚，理由狼充足。但在今日情勢之下，新舊交替，而代表會又堅持反對鈍初長內務，計不如部長取名，次長取實，改爲程德全長內務，蔡元培長教育，秩庸與亮疇對調，總統曰：內教兩部，依兄議，外交問題我欲直接，秩老長者，諸多不便，故用亮疇，可以隨時指示，我意甚決，商之代表會，外交司法勿變更，克強復出席代表談話會，以所改名單及總統意告之，衆無異議。乃移開正式會，按照提出名單，投同意票，一致通過，而政府成立矣。克強以湖北首義，而政府中無一人參與，嘖有煩言。乃示意代表會選舉黎元洪爲副總統，以慰之。代表會同意，於是副總統選舉會成，而黎元洪當選矣。

同盟會大會

政府既成，而按照組織大綱，各省須選舉三人，組織臨時參議院，爲監督政府之機關。當日各省或選或推之參議員，固多同盟會會員，而與政府終不免形格勢禁，且南京武昌之間，常有意見上之齟齬，政府措施，諸多窒礙，上海輿論，絕對自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之言論，影響於南京政府不小。於是感覺同盟會有重行團結之必要。一、謀參議院與政府之溝通，二、泯武昌與南京之嫌隙，三、糾正上海之輿論，非同盟會居間不爲功。乃定期開同盟會大會於南京，重行選舉，仍舉先生爲總理，黃興與李元洪爲協理，同盟會之聲光，一躍千丈。然以現勢權位之所在，投機分子，均紛紛入會，同盟會之純潔性質，漸進於複雜之途。敵黨在北，復從而造作蜚語，同盟會不免受一打

難。然辛亥年同盟會之幹部，尙未動搖。同盟會之精神，自然充實。迄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同盟會名實亦因之而替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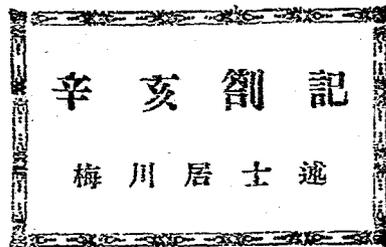
附三月二十九日軼事三則

▲黃克強左書 余今年於吾友叔野君處，得見黃克強先生手書，報告三月廿九日之經過。書末申明右手受傷，以左手橫寫，且流血過多，時暈故不能詳。原書吾於辛亥年嘗見之于譚石屏先生寓所，多不復記憶。今一讀過，觸起辛亥年之故事，不勝今昔之感！

▲熊克武辯子 熊克武將軍參與三月廿九日攻督署之役者也。敗後，熊克武以留有辯子故得逸走，倉卒間不得船，夜中無宿處，乃混入廣東戲園觀劇。廣東戲園例演至天明始息，熊直坐至天明，始由小划登港輪，得無事。倘當時熊無辯子，與不得廣東戲園之混過一夜，則亦

恐爲黃花崗烈士之一。

▲趙伯先藥方 趙伯先將軍，嘗爲廣東新軍標統，故廣東革命，伯先實爲首領之一。三月廿九日之役，本定念六日，後改期爲念八日。又復延期。趙以屢次改期，在港候訊。及聞事敗，憂憤成疾，時有以藥方進者，伯先將軍不欲服。強之，一瀉而逝。於時相傳伯先係毒死，殆非事實也。



定價 大洋八角

代售 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